

獵影記

梁 得 所 著



記泉嶽

著 所 得 梁

1 9 3 3

版 出 司 公 刷 印 書 圖 友 良

一九三三，五，十 付排
一九三三，七，二十初版

1————3000

所 版
有 權

元 一 洋 大 價 實

序

爲了擔負良友攝影團責任，去年秋天起程作國內旅行。七個半月期間走過十六省。旅途中除了從事採攝照片之外，我寫了一些隨筆，集刊而成這本「獵影記」。

當初本想寫一部較有系統的遊記，結果因旅途事情瑣碎，舟車倥傯，所能寫的也不過是一段段的隨筆。我覺得在耳目所過之處，有許多情景非照相機所能攝得的，於是我就借筆墨留下一點印象。這些筆墨所留的印象，亦如照片一般，美醜不離誠實。

這些隨筆大部分曾在良友雜誌或其他刊物發表過，但現在仍依朋友的贊勸而輯印單行本。因爲雖是散文，而在旅程上和觀點上有相當一貫的系統，全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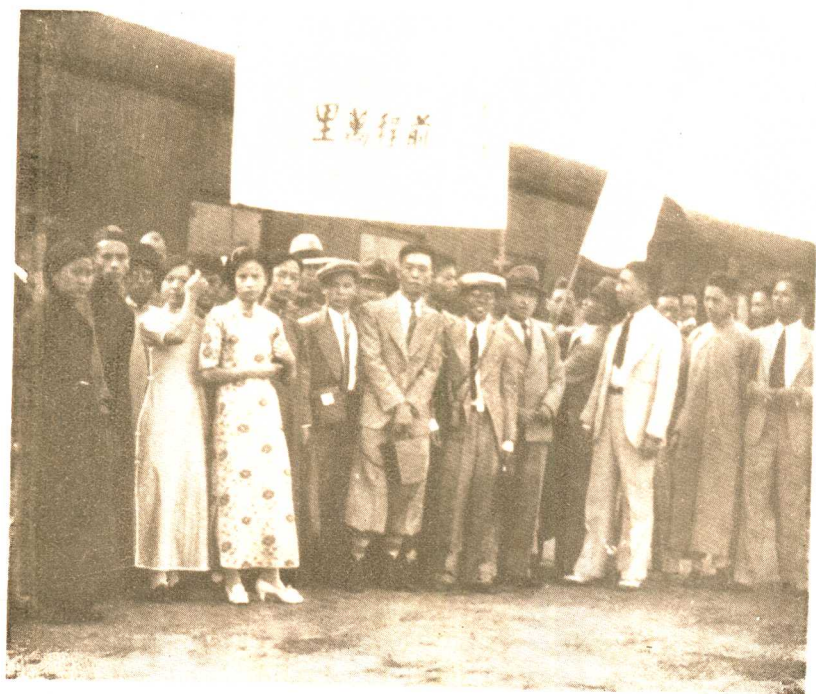
瀏覽可給閱者較爲整個的印象。附插幾十幅關於我們旅途生活的小照，或可略增文字的意味。

朋友中最主張我輯刊單行本的，說及法國未革命之前，有一個游客寫了一部隨感式的游記，革命後讀者評謂革命原因盡見於那游記中。我不以爲這本書有同等價值，但我覺得在此次旅行期間所見的中國，確是一個非常時代之前的中國。當我執筆述所觀感的時候，心裏浮湧過不少茫然，感然，而至於欣然的情緒。

就此將原稿整理付印罷，至於途中時寫時輒的文字有不大流暢的地方，閱者諒之。

今日重閱舊稿，憶起幾個月前旅途生活，許多情景值得回味。尤其對於各地新知故交，心中留着懷想。讓這小冊子作紀念品罷，紀念我們廣闊而悠久的友誼。

廿二年夏，梁得所記於良友編輯部。



影留發出團影攝友良
晨五十月九年一廿
站車北海上於攝合者行送與

目錄

首都進發

上海北站的一朝·····	一
中山陵前中秋月·····	三
攝影工作之實試·····	六
九一八與六折·····	七
世界最大的城·····	九
鼎銘畫室之過訪·····	一〇

聖林巡禮

孔孟家鄉·····	一九
驛車·····	二二
衍聖公·····	二三
靈岩觀顰·····	二五
七年舊夢·····	二八
威海衛·····	三〇
無烟之台·····	三二
華北人物	
守山海關的何柱國·····	三五
胡適博士·····	三九
不在家的蔣夢麟·····	四二

西北鳥瞰

老將軍吳佩孚·····	四三
活佛班禪·····	四七
張學良之印象·····	五〇
與馮玉祥談蘋果·····	五四
無盡的富源·····	六一
屯墾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六四
忍耐的交通·····	六八
打尖與留人店·····	七二
事在人爲·····	七四

塞外瑣談

偶然的談話……………七九

沙漠紀行……………七四

五族漫話……………八七

塞外的樂音……………九五

談鬍子……………十九

中原過程

(由甘肅平涼至漢口途中日記)……………一〇五

湘粵途中

公路的行程·····	一一七
有人快活有人愁·····	一二〇
煤汽車之研究·····	一二四

桂遊日誌

(廣西半月之行程)·····	一二九
----------------	-----

民間印象

(在廣州青年會演講)·····	一三九
-----------------	-----

首都進發

上海北站之一朝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正是江南入秋的時節，夜不太短晝不太長，早上六七點鐘，上海馬路賣報童子已忙着奔走了。那天的日報刊着一段消息，大字標題是：

「中國文化事業之創舉：

良友全國攝影旅行團今日出發」

籌備許久的良友攝影旅行團是日出發了。一行四人，帶着大小攝影機六架，影片及旅行用品共十四箱，早上八時半便到北火車站。送行的人先後齊集，在月台聚談一會，大家站在車旁拍照留念。多謝良友全體同事的盛意，送來一面旗幟，寫着「前程萬里」。平常祝人前程萬里，是空泛的應酬話，現在送給我們，大概言符其實罷。

我們雖沒有正式請顧問，可是實際的顧問臨行還得見面。攝影極有經驗的胡伯翔先生，臨開車前幾分鐘還談了幾句關於鏡頭的話。交通專家葉恭綽先生，看見報載我們早車出發，趕來趁此車往蘇州一行，藉同車兩小時，再替我們把行程路線作最後訂正。

公司方面事情早已約妥，伍余兩位經理也想不出有什麼遺漏的話，只說到內地見機行止，不要過分冒險，舟車有暇多寫一點筆記。其餘同事便如往日一般說說笑笑，終於握手告別，京滬特別快車載我離上海，開始半年萬里的旅

行。

中山陵前中秋月

火車到京時，已是下午五時了。斜陽照着一陣微雨，天空現出彩虹。彩虹的一端彷彿落在石頭城邊的玄武湖上，使那古樸的城池，添上鮮豔的色澤。

下關車站上，早有中央宣傳委員會代表黃英先生招接，下站乘汽車進中央飯店，行李略事安頓，天色已晚。今夕無事，又是中秋。我們正想找個什麼月亮當頭的地方坐坐，不辜負一年一度的良宵。黃君却說京中幾個朋友約定邀我們到紫金山下中山陵園去賞月。

驅車出城，郊外非常僻靜，半小時才到中山陵園主任馬湘先生住宅。馬主任便是中山先生生前的衛士，觀音山之役奮身保護先生出險，直到現在先生安葬了，馬氏還守衛陵墓。我在他客廳偶然看見他一幅少年留影，跨着一步彎弓

馬，雙手舉着一柄大關刀，眉宇間果然流露一股好漢的豪氣。

宅前擺着兩桌酒菜，席間談笑無拘執。座中健談的，要算那七十多歲的王先生。這位先生長着一匹林森式的鬍鬚，銜着一枝雪茄，穿長衫而戴打鳥帽。據說他從前在南洋是三合會領袖，後來跟中山先生奔走革命，現任中央監察委員。老人家詩興不淺，我們聽他背了好幾首得意之作，卽如「總理龍舟歌」，和「洛陽卽景詩」。洛陽詩做得太妙，我請他重念一遍：

「乘車洛陽兮穿過山谷，平原遠望兮青青綠綠，民居坳洞兮無房無屋，夜間黑暗兮無燈無燭……」

他念了格格的笑了一會說：「我們南洋伯是不會做詩的，不過去年遊洛陽口占幾句罷。還有，當時和陳果夫先生遊龍門，看石窟中殘破的佛像，陳先生吟了兩句：「滿山都是佛，可惜佛無頭。」我替他續兩句：「不知誰人殺，何從去報仇。」說罷，又格格的笑了一陣。

他又說，從前在南洋三合會時，是主張扶明滅清的。後來聽孫先生說滅清不必復明，便可成立新的民國。言之果然有理，往後我便跟他。

我聽了這些簡潔的話，想起當年革命事業何其簡潔，到今日政治所謂上軌道，其中關鍵便繁複起來了。我又想中秋節，原本就是從前扶明滅清的民族革命運動的紀念日，月餅便是黨人藏信通消息的紀念品。我更想起，今年的中秋節，正是日本承認滿洲偽國的日子，難怪紫金山上的明月，在烏雲中暗淡無光。

夜已央，明月終於衝出了雲圍。皎潔的光芒，照着孫陵明陵等民族領袖的墓地，照那歷朝盛衰所在的都城。當今內憂外患交迫時節，淒淡的明月，忍聽紫金山下逝者的歎息，忍聽秦淮河畔商女的絃歌！

攝影工作實試

在京的第一天，除了多少接洽外，我們用半日實試獵影工作。我們所帶工具頗複雜，攝影機六種，片五種，旅行沖洗用具多特造，不能不把各件實地試用。我們到附近探攝一遍，回來把底片沖洗，手續成績都有把握。

凡事事前須有充分準備。假如今天發覺有遺漏之處，必要時可派人返上海補理。幸而檢查各件，都妥當了。

長途旅行，攜帶物件多少很成問題，太多麻煩，少却不夠用。取巧方法只得將一部份直接寄運。十七日天雨，不能拍照，我們就在旅舍把行李重行檢點，抽出在津浦路上必需的物品自己攜帶，其他交鐵路連上天津。津浦沿線預計不過十五天，天氣未冷，每人所用衣服有限，底片約千張便夠。這樣隨身攜帶出帶的不過四箱，其餘都交中國旅行社送到津浦的行李車去。

還有一點問題，我們所帶攝影材料，看來彷彿販賣貨物，好在有黨政機關的證書，證明都是自用的，並且沒有攜帶違禁品。

九一八與六折

九月十八朝，我們結算旅館的帳。房租一項有折扣，壁間牌子上已標明「國難期內，照碼六折」。

商人畢竟是商人，很會借題定價。百貨公司國慶大放盤，可稱以資慶祝；旅社國難時期打折扣，大家都明白沒有什麼關係，其實供過於求，自然要削價罷了。

記得年前國民會議，和其他什麼大會，在京開會時，各方代表雲集，旅客擠擁不堪，旅館抬高定價，利市百倍。可惜大會不常有，年中平淡的日子居多。直說因生意淡而減價是不好聽的，於是借國難名目，因為一年三百六十五

日，天天都算是國難時期。

今天，九月十八，是瀋陽事件的週年紀念。從去年那天到現在，每日報紙都載有國難的記事。而且這種局面不知要延到幾時。我頗替旅館擔心，怕他們的房租一輩子的要打六折。想清楚，我又不担心，因為等下次什麼全國大會再來開會時，旅館自可暫撤國難六折的牌子而收高價。

召集大會，首都熱鬧起來；集舉國賢才，討論方針，表決議案，起草宣言，發表通電，於是中國似乎得救，似乎強盛了。及至大會閉幕，袞袞諸公各散東西之後，像一陣風吹完，旅館照舊又掛起國難時期的牌。

近見某畫報徵求救國方案論文，又聽國府主席對新聞記者說，政府對外已有整個方案。方案方案，中國只有方案。小學三年級作文起首論救國，上至國府委員也不外論救國。國難是無從解決的，除非四萬萬人民從救國討論會中退出來，各人去做一點兒實際的工作。

世界最大的城

南京城周圍七十六里，城內有田疇山邱，使人不易分別內外。論城圍面積，世界首屈一指了。

講到南京的別名，多得不容易記。春秋初名金陵邑，秦改秣陵，吳孫改建業，晉改建康，隋作蔣州，唐稱江甯，明定都曰應天府，永樂改爲陪都才有南京之稱。

國民政府奠都於此數年，建設有了頭緒，馬路開築不少，我們這回租了一部汽車，一日內便可以把主要地點訪撮一遍。市政方面以中山路工程最大，花牌樓商業最盛。機關建築以鐵道部最宏偉，中央無線電台設備最新。建設而計劃最大的，首推中山陵園。

中山陵園在城外，占有鐘山全部，面積四萬五千八百餘畝。建設計劃以中

山陵墓爲主，左將士墓，右明孝陵。由陵墓而南至邵家山，東至靈谷寺爲紀念區。東南爲新村，村之南爲中興體育場。陵墓之西南爲農林生產區。明陵一帶爲文化區，內設古物陳列所，天文台，博物館，圖書館。四周拓植森林，置亭樓點綴風景。照這計劃設施，總要百數十年後才得完成，不過現在已經頗有可觀了。

驅車環行城內外各地，當日拍了照片約一百幅。最後駛到下關，渡江預備趁車北上。

鼎銘畫室之過訪

在南京的一個下午，我們經過靈谷寺去攝譚延闓墓，沿着寺側的溪邊走，同行的歐陽君指着對岸一間小屋，說那便是梁鼎銘的畫室。板橋柴門，幽逸雅緻。近年鼎銘先生閉戶作畫，從事革命史畫的鉅製，我可惜幾次來京忽忽未得

一看，這回路過其門，機會自然不可錯過。

當下朝着畫室去，不提防橋頭一個武弁攔住問找誰，於是遞名片傳達接見。

久別一旦把晤，「我們不見竟有四年了，」彼此提起都覺得日子快過。記得四年前最後的會面，是鼎銘先生赴歐觀覽美術，我們幾個朋友薄筵餞別。還記得當晚席上的李若蘭小姐，就是現在抱着小孩的梁夫人。當晚許多閒談都忘了，只記得梁雪清女士說的一段軼事，她說鼎銘先生前在英美烟公司美術部時，擅繪美女，同事胡伯翔先生專繪山水，因近視不便於美女寫生，曾贈詩云：「遠看看不清，近看難爲情，此道既不行，讓與梁鼎銘。」

後來，梁氏毅然脫離商業美術的職位，跑到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去做宣傳工作。北伐時追隨蔣總司令，執筆從戎，往後作畫注重革命史事，喚起民族精神。作品中有一幅「沙基慘案」，拙編美術大綱會索原稿刊入，作現代中國西洋畫

的一例，因為藝術原是時代的產物，表現民族精神，是當今美術的一條大路。

鼎銘先生對藝術見解很嚴格，他不肯以繪事爲遊戲，所以放棄月分牌而從事壁畫，有志事竟成，到歐洲研究一遍，回來就開始鉅大的工作。築畫室於山中，光線充足，面積寬展，畫布顏色一切用品從歐美選購，設備這麼完善的畫室，在中國簡直獨一無二。所作的畫是關於惠州戰役的，梁氏曾特地到惠州看那城的形勢，聽說還搬了一塊磚回來做顏色的標準；那幅畫開工到現在三年了，還未完成，工作這麼嚴格認真，在梁氏固有「不作則已」的心，我們當然希望一作驚人。

且說那天我進了畫室，略作寒暄之後，便看那未完的傑作。梁氏把室頂玻璃棚下的藍布撥開，我們站上室中的高台，便看見全幅畫面。面積長寬數十方丈，裝在壁上作半圓形。畫中繪的是革命軍攻惠州城激戰情形，大部分已經繪好了。

「這真是大作了，工夫費得不少呀！」我不由的佩服作者的毅力。

梁氏答道：「還未畫完，日子倒用了不少。是〇年〇月〇日開工的，從那兵士的手繪起。」（可惜我把年月日忘了，記不清楚這幅歷史畫的歷史。）

「這大規模的畫，只有你這畫室好着手。」我說這話因為憶起前年偶然勸徐悲鴻先生繪大幅的畫，他說限於地方只能繪小的。光線更有關係，所以我對梁氏說：「將來這幅畫陳列時，希望光綫有如這畫室的勻和。」

「這點我也考慮過，」梁氏答，「當初是預備鑲在中山陵前紀念堂內壁的，照建築設計牆壁尺寸光線不合我這幅畫，我叫建築師改，後來因為改起來工程太大，蔣先生（介石）便對我說：『你儘管畫好，將來另建一間堂專陳列這幅畫。』」

梁氏又告訴我，畫中爬城和指揮幾個軍官，都真有其人，是根據本人肖像而繪的。

梁氏又鄭重地說：「我以為現在的畫家，應從事於表現民族精神的藝術創作。你看這幅畫怎樣？比從前那幅沙基慘案怎樣？不要客氣批評。」

藝術我只懂皮毛，批評我是不成的，此來是看畫而已。既問起覺得怎樣，當然比舊作好，而且我敢說，將來必定萬人交讚。

怎麼萬人讚賞呢，用最老實字眼說，因為這幅畫通俗。寫實和敘事的成分，在美術上最受普遍的欣賞。舉個例罷：前年中山港開港時，縣長黃居素招待一班畫家攝影家去寫生，表揚地方美景，舉行開港禮就在唐家灣開美術展覽會，油畫和攝影作品分別陳列，鄉間民衆來觀，都聚在攝影陳列室，因為他們在照片中發見他們所認識的牧童阿旺，而阿旺所騎着的確是唐四伯的母牛，這些意趣把觀衆吸引了，油畫陳列室就無人過問，畫家們請黃居素把攝影搬開遠處陳列，免分注意力。現在我舉這例，就可以推想，將來鼎銘先生這幅「革命軍大戰惠州城」陳列起來，一般觀衆必愛看，因為他們在畫中可以發見登高

指揮的是某姓某名，而他拿着的手槍確是二號左輪。作者力求寫實，觀衆將讚歎維妙維肖。

在此我得附帶談及，通俗是好的，繪畫不一定要繪成大衆看不懂然後算是藝術。而且個人的偏見，以爲與其亂塗紅綠自眩超奧，不如老老實實見樣畫樣。杭穉英的美女月分牌，只要他不當作什麼主義藝術，就勝過腳趾大過頭的什麼象徵派畫。其他文藝亦然，「三家村義犬救主，五榕寺使女鋤奸」的通俗小說，其價值未必低過「天上掉下一個頭，頭上站着一隻牛，……」的未來派新詩。

通俗是好的，然而我們對於一幅畫最高的希求，不但通俗而已，却要大衆共賞而同時載着作者的創造，這點創造成爲全畫的靈魂，然後是不朽之作。我們用這嚴格的創作標準去看鼎銘先生這作品，我們不能不覺得失望。也許我們責求過苛，然而對於偌大經營的作品，對於這位不肯以畫爲戲而以民族精神藝

術自期的畫家，我們的責求應該較為認真，同時更該說忠直的話。

看這幅畫，找不着中心意境，皆因作者受局部寫實的束縛。比如畫中幾個重要人物，都要由照片抄寫本人真像，試想，照相館中雍容的頭面，插在戰場上吶喊者的身上，自然是寫實中的失真了。圖的中央充斥着槍炮火煙，而右邊的背景，作者為寫惠州西湖的美景，波光塔影，青草綠樹，襯着桃色的雲，使人望之神往，頗有江南蜜月之感，忘却左邊正在血戰。局部寫實過於認真，每每足以奪去全畫的精神。

原本寫實二字很難說，一座城遠望的顏色，不見得就是一塊磚近看的顏色。詩人所描寫的水，決不是H₂O。當時戰場中勇士們的表情姿勢如何，天色是否如此明媚，至今無從考證，作者儘可在不矛盾的範圍中，構造一致的空氣，拱出題材的生命。此繪畫所以異乎攝影，而創作之所以為創作也。歐戰時英國隨軍畫家 N. PAINTEUR，是寫實的，初上戰地所作失敗，後來悟到戰場中的

「真實」與畫室中的不同，因為心理關係，人在戰場視覺印象簡直山河變色。後來他的畫風改變，局部看來沒有從前的真肖，可是把大戰的靈魂捉住了。

用美術去表現民族精神，這是談何容易的事。在今日中國的美術界，不能過事苛求。鼎銘先生以數年專一的心血，作成這一幅有目共賞的革命紀念畫，功成之日，我們就得慶賀美術界最近的大收穫。不過對於民族藝術責善求全，對畫家期望之深，不能不希望而且相信。這幅惠州戰圖未會是鼎銘先生的代表傑作。

並且，我們相信，一個畫家傑作的創成，是在他忘懷於傑作之後。

聖林巡禮

——在北平青年會談話會中敘述——

孔孟家鄉

車到鄒縣，看見站旁立有兩塊石碑，刻着「孔子誕生聖地」，「孟子誕生聖地」。瞧不出這小小地方，竟出了兩位一二之外無第三的聖人。

我們在火車站叫了幾輛人力車，進城去訪孟子的古蹟。（孔子生平在曲阜的日子居多，鄒縣有的是孟子遺跡）。穿過幾條狹窄而泥濘的街道，停在一處

殊不引人注意的地方，看牌坊和石碑，才知道那是孟母三遷故址和斷機處。想來這位孟聖人做小孩子時，也和別的兒童一般頑皮，不分好歹，愛玩偷懶的。他住近屠戶就學殺豬，近學堂就學念書；可是念書又不在心，他母親大概告誡無效，終於斷機喻教。我們可以想像，孟母斷機時，眼中必定含淚，心想如果兒子再不聽教，做母親的希望也就像機紗一般斷盡了。惟是這一點誠摯的母愛，觸發了赤子的天真，合創而成一種高尚的人格。聖人非生而神聖，天下無不可教之頑童。只因在家庭或學校，摯愛與天真的觸發有限，才覺得純人格之希罕罷。

且說孟子後來著書立說，到現在他的故里還遺有曝書台和洗硯池古跡。死後紀念他的，有亞聖孟廟。柏院幽涼，頗足表示古代學者的遺風。

我們把這些古跡，和地方平民生活，拍了好些照片。天色已晚，這小地方又沒有客棧，只好出車站候車，雖然明知要夜間二時半才有車可乘。

至於晚飯呢，原本打算吃雞蛋饅頭，結果買得到的只有燒餅和梨子。燒餅每只銅元四枚，連梨子當茶水，八個銅板吃飽一餐。吃罷在路旁月台散步，西望落日的紅光，穿過楊柳的疏枝。郊野風味，都市居留者不易領略得到。

日落了，離乘車時刻還有六七點鐘。旅行不能失眠，於是向站員借了一張草蓆，舖在站前的地面，四個人披氈而臥。星空之下遠望尼山，我們真有點像伯利恆郊外的牧人哩。不一會各人睡着，醒來火車已到。我們跳上車廂，伸倚於溫軟的座位，喝着白衫侍役端上的香茗，情況和剛才完全不同了。生活程度之懸殊，在中國顯而易見。

車行兩小時便到曲阜。站長招呼我們在行李室坐坐。車站離城十八里，爲了地方不甚太平，要等天亮才可以進城。燈下寫信幾封，不覺鷄聲四起。

黎明乘驛車向城行。一夜之間，我們由孟子故里來訪孔子的家鄉了。

騾車

華北內地交通，騾車是一種很普遍的工具。粗巨的木輪，什麼崎嶇泥濘的路都可以滾過。因為路壞，只能走粗重的車，粗車轆過，好路也變成壞路了。

我們到曲阜初試騾車，實在不容易坐。硬板平底，坐在當中無倚無靠，輪軸全無彈性，道路高低隨時把人拋得頭撞車頂，車身擺動時左右碰壁，躺着嗎，後腦吃苦，蹲着又太吃力。結果還是依騾夫所說唯一的方法平坐着。也許他心裏要笑說：「幾千年來我們祖宗坐騾車都沒有閒話，難道你一兩點鐘就要想出什麼花頭嗎？」

當時看見迎面來了一乘騾車，一個老頭子袖手盤膝地坐着，車蕩人亦蕩，放輓身軀閉着眼睛坐得津津有味，我才恍然明白坐騾車另有一種藝術，要像打太極拳一般意到力不到。

中國到底是奧妙的國，許多事情講「意」。不但坐車打拳如此，就如醫道罷，據我所知有人以馬糞煎湯補虛弱，理由是畜牲當中只有馬是跑着排泄的，糞裏含有充分的氣力。諸如此類，醫者意也。五行君臣的玄理，爲西醫學者所不易懂，批評中國不能輕易講話，因爲中國另有世界。

騾車坐得辛苦，可憐那匹瘦騾拉得更辛苦。尤其是到泗水橋頭，力竭不能上，騾夫狠命的罵牠打牠。牠拚命拉上橋面，騾夫還不停打罵。一時我有點担心，恐怕那匹騾受迫太甚，索性連車擡下河裏同歸於盡。然而事實不會如此，眼見暴戾的騾夫無所顧忌的繼續鞭打，因爲看透了牠，自從祖宗到後代，一輩子忍辱負重是不會反抗的。

衍聖公

提起衍聖公，大家也許想像出一位老翁，其實是現年十三的小孩子——孔

子七十七世孫孔德成君。

從孔廟出來，我們去訪這位小聖人——孔宅司門人這樣稱呼，原本聖人自己爲聖，這位是聖人孫而已。我們在接見賓客的忠恕堂候了一會，一位中年人領着德成君進來，大家分賓主坐下。記得從前見過德成君七八歲時的照片，眉宇間一種活潑的神氣，現在彷彿消失了。微有倦容的臉部，顏色和身穿的淡青長衫有點相近。坐半個鐘頭，一聲沒有響，我們所問都是那位中年的族人代答。聽說衍聖公剛從書室來，故問：

「衍聖公所讀何書？」

曰：「聖賢遺教之外，英文偶涉獵焉。」

「聖誕期近，祭典儀式可得而聞呼？」

「曩者甚盛，大總統及歐西代表莅臨。今非昔比矣！」言下頗有道不行之慨。

這樣的一問一答，談了些孔家和曲阜的話，我們說請衍聖公出廳攝影，那族人說恐怕陽光太猛烈，於是就在廳內拍了。又請他題了幾個字，族人對他說可以回書室，他就出廳而去。

望着他的背影，我想到他的前途。應該在球場叫跳的十三歲孩子，現在養成沉默而怕太陽的書生。機械式地接見遊客，遊客來看他，有如看孔宅古井或孔子手植榆一般無大意義。生活的厭倦露於眉宇，可憐他自己的命運將永遠珍藏於孔宅的古跡中。爲延長孔宅歷史，便是他生存的責任。

告辭出來之後，我想起一個重要的問題忘記問，那問題便是衍聖公何時娶妻。

靈巖觀塑

泰安濟南之間，有小站名萬德。距站十八里，有靈巖古寺。地點偏僻，遊

人絕少。塔影松濤，本已值得賞覽，而我們所以留連一日，爲的是寺內的宋代古羅漢塑像。

由萬德站騎驢向北行，過一小村，農作正忙，偶見有牛驢並肩，同拖犁的；婦人晒麥，孩子們在旁嬉戲，村民生活，倒有他們的樂趣。過村時步行，前頭驢子先走，我使走失了路。遠遠望見靈岩的塔頂，又問田間農夫，知道我的方向沒有錯，不過走上小路較遠一點罷。我打算到寺裏會同伴，不料他們仍在村口等着，久不見我出來，便向橫路找問，村人說剛才有一個外國人走過，我穿洋服便被認爲洋人，近鐵路村人尙且如此，將來再入內地，不改裝恐太惹人注意了。且說同伴差了驢夫追我折回正路，往返走枉了四五里。

到了松柏叢中的靈岩寺，下驢就見壁上貼着字條：「禁止兇酒打架」。記得在車站時站長說及此間和尙都是酒肉之徒，寺的附近有女人居住。也許有了成見罷，看那些和尙總帶着市儉樣子。據說寺產頗富，除田畝外，院裏三株蒼老

碩大的銀杏樹，年中產菓所值頗鉅。

小坐喝兩杯茶，我們急於看塑像。寺僧領我們往後殿去，殿前見梁啓超先生題的石碑，刻着「海內第一名塑」。海內雕塑所見未多，不敢先存成見，不過任公所評當有分寸。進殿一看，瞥見右行最奪目的一個，抱膝危坐，蹙眉若有所思；走近察其細部，骨骸肌肉都有根據，顴角手背，靜脈管凸紋亦不苟且。看了不能不嘆中國藝術今不如古，現代研究雕刻的頗不乏人，留學歐美亦不少。雕刻作品出了些什麼來看看？

名雕刻家在爭投承造偉人名人的遺像，藉名人之名而存其塑。雖然現代藝術日趨實用化，可是試拿一枚預用全國的銀圓，看看上面的孫中山浮雕像，雕成什麼樣子！

再把全殿四十羅漢看了一遍，發見其中五六尊各具精妙，其餘無甚奇特。聞有數尊相形之下殊覺凡俗，不像同家所作。詢寺僧答謂宋代原作五百尊，年

代過遠，保全有限，現有的四十尊，間有明清修葺或補塑的。細查土質不同，且有兩尊雙目鑲以黑玻璃珠，更是證明不是同代之物了。

我們選攝佳塑十餘件，並將首手等局部分攝，不覺已費三小時。好在（？）宋塑保存甚少，倘若五百尊雜漢都全在，我們豈不是攝個不了嗎？

我們來靈岩的工作目的已達，即在寺中午飯。爲了晚上八時才有車過，下午無事，同伴攀登寺後山林，我心生妙計，借禪榻高臥半晝，正如李白所謂「心似泉水一樣閒」。

七年舊夢

許多人遊名勝喜歡題字留句，我一向沒有這習慣。只有七年前登泰山頂時，曾在玉虛宮的壁上塗了幾個字。當時正是脫離學校由濟南下上海，心裏想倘若下次再來登這山，情景不知怎麼樣。現在是再來了，手裏也和那年似的拿

着一隻小影機，所分別的從前是自己玩，現在拍照是爲大眾而做的一點事罷。東嶽的松石依然如舊，至於玉虛宮壁上的字却剝蝕模糊了。從前所塗的是什麼，現在看不見也記不清楚，過去的終於過去了。

入濟南再到齊魯大學，見校園槐樹比從前長大，校舍每座都被濃密的綠葉掩藏着。同學都畢業去，只有一位留校做大夫（醫生），見面不免談起一串舊話。剛是午飯的時候，大家出校外不遠跑突泉去，到小蓬萊館子點兩只菜，打甸山東土話叫「來一盤銀絲卷兒」。館子窗外跑突泉依舊湧着，泉邊茶棚裏還是唱着山東著名的大鼓，然而昔年的歌女不會唱到今日，今日的歌聲亦將瞬息逝去。

大明湖邊，從前爲功課到來，取些湖水回去照顯微鏡。千佛山因爲近學校，晚飯後常到那山麓去散走，郊野吹過的秋風，城樓傳來一陣的軍角，到如今還依稀如昨。

足履舊遊之地，不免憶起過往的日子。過往日子值得記憶，因為許多往事值得忘記。

威海衛

由青島乘船，繞過山東半島的東尖，便到威海衛。這是著名的良港。地勢背山面海，劉公島橫臥口外，把水道分成東西兩門，有天然之險。前清北洋艦隊曾以此為根據地，在劉公島築有嚴密的砲台。甲午之役，水師提督丁汝昌孤軍守港，日艦無法攻入，便以陸戰隊繞道襲擊，丁公令毀後山砲台，以防敵人佔用，趕不及，日軍據砲轟射港內，定遠威遠二艦沉沒，其他三十餘艦迫着投降，丁公也就仰藥殉難。這一場戰爭，中國海軍全敗，日本由是囂強。在這小小的港內，翻動了亞洲的局面，遠東問題的狂瀾，由此波及世界。

甲午戰敗構和，清廷賠款把威海衛贖回，往後外交多挫折，又給英國租

借。前年國民政府收回主權，設威海衛行政區。現在軍事和商業都失其重要地位。港內散泊漁舟，堤岸槐榆成蔭。當年霸權爭逐之場，已變爲遊人避暑的幽境了。

境內人民生活計平勻，絕不見有乞兒。地利可耕可漁，還有幾間火柴廠和絲廠使婦女都有職業。教育雖不見什麼規模，但如青年會辦有義務夜學，天主教堂附設中學學費每學期只收二元半，讀書機會倒也易得。至於民間風氣更覺敦厚，我們由登岸至離埠，都沒有麻煩的應付。卽如坐車給資一事，在各埠講好價錢亦往往多索，此地却無此習慣。而且有一次，馬車講明兩點鐘一元五角，到給資時嚮導者替我們對車夫說：「他們各處停留拍照，兩個鐘頭你的車跑路很少，給一塊錢就不虧你了。」車夫笑着答應。車夫不勒索酒資反打折扣，這是出門以來創見的事。

無煙之台

煙台是山東沿海的良港。提起東岸港口，不免又與日本有瓜葛，而煙台關係更早。當秦始皇時代，爲防倭寇，在此設狼煙台以作警報，明朝設烽墩作海防，這小小的城鎮就名爲煙台。到清朝，拳匪亂後，八國聯軍入北京，訂立北京條約，大開海禁，其中一節允闢登州等處爲商埠，煙台包括在內。往後這地方突然繁盛，成爲國際貿易一個公開場所，烽墩煙台的意義也就取消了。一代不如一代，到民國五年五月七日，日本給袁世凱訂廿一條件，內關煙台的條文，大意是不能讓與或租與其他國，且將發展的主權交與日本。這樣一來，從前防禦倭寇的煙台，現在倭寇要來扼中國的咽喉，這真是秦始皇夢想不到的世界大變了。

這港灣的形勢，是有點像咽喉。試從北山石岬俯瞰港口，狹窄幾乎可以跨

過。灣內水深可泊大艦。灣外暗礁和島嶼像牙齒一般多，當中最著名的是芝罘島。因此烟台又名芝罘，外國譯名至今仍用 *Chiafoo*。

現在這商埠顯然是國際的口岸了。試看沿堤馬路上，碰頭都是白帽青衫的外國水兵。酒吧妓館羅列，偶見一間妓館門牌有英文標明：「去年二十五號，今改十三號」，以便去而復來的水兵可尋舊好。

我在煙台海岸所得的印象是如此。遙望烽墩遺址，簡直一座熄了火的土灶。國防既無所防，煙台那裏還有煙？！

華北人物

守山海關的何柱國

在慶無可慶的國慶日，我們由天津乘北甯路車向東北偽國的邊境去。傍晚到秦皇島下車，原本這站離山海關不過二十分鐘路程，可是在此過夜比較安穩些，事實上就是在秦皇島下車時，已有配着刺刀的日本兵向站長查問我們的來歷了。在不平等條約之下，做中國人在自己屋內也要被監視。

次日早上到山海關，車站的馮君接電話來相候，領我們穿過街道，到萬里

長城東端的山海關，上面幾個大字寫着「天下第一關」。登樓東望，只見那借清兵入關媚外亡國的吳三桂的點將台，再遠便是失去了的膏沃之地，在煙霧迷漫中看不清楚了。

關山攝影之後，去訪警備司令第九旅旅長何柱國。在接見的客廳裏，我們看見這位軍官，是三十多歲的壯年，唇上留着黑而短的鬍子。他是廣西人，我們對話爲便易就用粵語。談到守關的情形，我問：

「近來此間還算平靖吧？」

「還好，只是前不久有過一次小衝突。那天晚上他們想偷佔關前的小城，當下我們一面佈陣開火，一面用電話交涉，他們知有準備，也就說是小部分行動即令退回。一場仗打不成，反像小孩子捉迷藏似的。」他說着搖頭笑了一陣。

「假如他們不退呢？」我問。

「不退就只好打！」他莊重地續加解說，「打起來就不是山海關的小問題了。這裏是雙方接觸的前線，一有事發生，平津緊急，牽動可就大了去；對方亦必同時影響很大的。所以大家都在戒備，比方昨晚是雙十節，彼此防得更緊，弄到兩點鐘才得睡覺。」

「山海關和秦皇島都駐有[]，在這種情形不應該叫他們退去嗎？」

「不成呀！有辛丑條約在，除非宣戰，他們是有駐軍關內的權利。他們高興時可在我們境內演習，演習起來可真可假，我們防備比真打仗還要麻煩。明明是敵人，却不能取敵對行為，古今歷史無此例，中國實在無奇不有！」

「關外[]實況到底怎麼樣呢？」

「勝利是天天有勝利的，可是取攻不取守，使[]疲於奔命，目的在破壞他們的統治力。要國內一致有應付，[]才不致白犧牲。」

「對於出兵收復失地的計劃，進行情形如何？」

「前數月高梁未割時，曾有實踐之意，現在呢，大人先生們不是又鬧意見嗎！」

「請問張副司令主張如何？」

他沉默一會：「本來就爲國仇家仇，張氏才與中央聯合，也就因此促成瀋陽事變，誰也沒有不着急的；只是……」他抽了一口香煙，皺着眉頭續說，「責任實在太重了。像我這樣，在這裏一年多了，不戰不和的僵局，實在悶不過。」

一面要顧全局面，一面不甘於屈服，這種矛盾，自然是當局者痛苦的來由。天津大公報有評做馬占山易，做何柱國難，也是從兼顧責任立論。然而大難臨頭的時候，遲早沒有穩健之可言。

「其實，」何氏彷彿自語地說，「除非下了同歸於盡的決心，事情是無從辦起的。」

在未告辭以前，何氏爲我們雜誌題了幾個字，題的是「長城何恃」。回來有朋友看見說，他守城爲什麼說城不足恃，恐是「可恃」之誤吧。我想，他並沒有寫錯。秦始皇時代早已過去，中國今日所受的侵略決不是一座死城擋得住，現在我們要從新築造一座新的，活的，衆志成城！

舊的城頽廢了，新的磚石還是散着不能集攏，這便是目前中國的悲哀。

胡適博士

未來北平的時候，有朋友告訴我說，胡適之先生亦好攝影，曾將作品貼成一冊「偶然的印象」。我想，胡先生的詩詞文章，大家都常見；攝影的取材結構又怎樣，這是畫報的好材料。於是登門訪索去。

胡氏所住的房子，大門內便是一個廣闊的院子，廳前兩列白石的雕闌，書室在西廂。那天胡氏正在續寫他的四十自傳，擱下筆來招呼：

「請坐，請坐。東西亂得很。」他把椅子移了一下，又把桌上堆着的書籍和稿紙推了一推。可是這輕輕一推對於桌面秩序是沒有多大影響的。

坐下談了一些關於上海近況的話，我便說了此來想得攝影作品寄回去發時表。

在胡氏這是猜不到的罷。他笑着說玩的照片怎可以和專門的一齊發表，同彷彿不能叫人空手回去似的，他站起來向書架上找。「擱下太久，那本子不知放在那裏了。」他說了兩次還是找不着。

我只好說改天找着請寄去罷。

還是彷彿不能叫人空手回去，他從抽箱拿出一個信封說：「我另送你一張照片罷。前幾天一位荷蘭女士來照的，這照片有點小道理，你看這屋子廳前的石闌干，是從圓明園搬來的。」

「真的嗎？怎樣得來？」我接照片看。

「從前這屋子的主人大概有點面子罷，建築時從園中搬些石闌來用，現在竟保全清代的一點遺物。」胡博士一輩子是有歷史癖的。

我問及西北古蹟有什麼新發現可攝，胡氏便介紹去地質學研究會去找幾本新的參考書。這一天我們攝影團分途工作，我是出來訪人及買書。胡氏爲今天訪見的頭一位，於是拿出一本未寫過的簿子請留幾個字。寫的是「壯遊從此始。」

本來，我們的行程已經一個多月了，現在怎可說開始呢？後來我想，也不是固意附會其說，其實這題句是有點小道理。所謂道理，我的意思是：

適之先生是信仰西洋文化的，西洋文化這題目極大，往小處抽一點解說，就是無滿足無止境的觀念。比如中國所謂「畢業」，西洋稱爲 Commencement，而 Commencement 這個字直譯便是開始。

今朝，或任何一朝，平凡的行程過了，就是未來壯游開始的時候。

不在家的蔣夢麟

從地質學會出來，到蔣夢麟先生家。對這位曾爲教育次長的北大校長，我想把一般人日常談論的幾個問題想問。

我把名片遞給蔣公館的門房，門房叫我等一等讓他去傳達。正在那時，來了一位年輕的女郎，披着皮大衣戴着巴黎式的呢帽，我一見之下聯想到前不久蔣先生和一位青年孀婦結婚，大概這位就是新夫人罷。可是她踏進門口時，門房也問她「找誰？」。她說「看蔣先生」。門房問她討一張名片，她從那銀灰色的皮手袋裏拿出一張遞給他。

門房拿了兩張名片進去，一會出來，對我說：「對不起，蔣先生不在家。」我說「好，我改天再來罷。」我正在張望門外有沒有洋車，只聽見門房對那女郎說蔣先生請。我回頭便見兩個背影進屋院裏。

我在洋車上計算留平時日，大概不克再來訪謁。待有機會再到北平而碰巧蔣先生在家時，再來請教罷。

老將軍吳佩孚

中國武人當中，吳佩孚是不會被忘記的，雖然當年他是一個被民衆吐棄的失敗者。失敗之後而還能夠獲得國人相當敬仰，皆因他保持一種書生的固執氣概，卽如不倚外人庇護，甯入深山不出洋；其次如髮妻之外無妾侍，生活有秩序。（每天早起，這次訪問是在早上八時接見的。）

吳氏客廳還掛着一幅戎裝按劍的肖像，那是十年前當權的大帥，現在他是一個在野的文人了。那天在樓上書齋中，他很閒靜的坐着看書，頭戴一頂黑天鵝絨小帽，身穿玄色細呢長衫，鬚子不疏不密，頭髮却微有斑白了，這些都是坐下後看清楚的，進門驟見自然沒有那麼仔細。

普通招呼沒有什麼特別，只有一點可記的，我稱他爲「大帥」。我未嘗不想起這是廢去的頭銜，然而他留着的威儀使人不覺重憶他舊有的尊稱。反正近年軍政人物，稱呼是換來換去的。

大概閱者們都知道吳氏對於國事的觀念和見解，所以當時談話中我有這樣的一問：「現在中國情形是這樣，請問依大帥的見解，前途是悲觀呢還是可以樂觀呢？」

吳氏點點頭，每個字很清楚的答：「悲觀樂觀都是人的觀念罷，於事實原本沒有一定標準的。」他發表一句頗有佛家意味的說話，雙手捧着熱茶的杯子彷彿藉以取暖的，呷了一口續說：「講到國家的盛衰，現在自然是以外國爲比較，各有特長之處。西洋講究科學，中國注重道德，道德爲本，科學爲用，雙方兼併，國家無不強之理；只可惜我們現在得不着別人的長處，反而把自己的基本都丟掉，這樣下去，國家前途是不堪設想的。」

他再把道德和科學申說：「道德最重要的，是朋友講信義，父子夫妻循分相處，這些外國就不如中國。比如男女來往，中國和外國人比較，誰規矩一點，不用說可以知到。至於機器發明，衛生潔淨，這些不妨學學外國。只是你看現在的人心，欺詐爭奪，好的科學也給他們用壞了。」

對這位唯心論者，我問及他思想根據：「聽說大帥近年研究佛經，請問改良人心的見解是否由此出發？」

「佛經我是外行，孔子道理我不外行。其實都是貫通的，就是連耶穌教，亦不外一個道字。」

「佛教講慈悲，耶穌教叫人愛仇敵，與大帥一向主張之武力是否有消極積極的矛盾？」

「不！愛仇敵不是那麼簡單的，比如有人無故打我，我有力，必痛打他一頓，教訓教訓他，這才是澈底的愛仇敵。」他的眼睛睜了一下，安徽口音的官

話說得很有勁。接着補充一句：「至於新約裏說人打你左頰連右頰也給他打，那未免言之過甚。我是主張以直報怨的，比如有人罵我，在背後說我的壞話，有機會見面時，我得表白表白。」

表白的話各人都有可說的，即如歐戰後大罪歸於一身的德皇威廉第二，亦曾作自傳以卸戰禍的責任。今朝時間不多，未能向吳氏請述當年戰事的申辯。

當下就請吳氏留影題字，題的是一首詩：

國家元氣要培栽，滿目瘡痍實可哀；

換得天心人意轉，慈悲度世有如來。

一將功成萬骨枯，殘民以逞不勝誅！

秦皇漢室早無道，旋轉乾坤是丈夫。

政局原來是舞台，這般過去那般來！

來來去去無休息，日蹙生機不暇哀！

此外吳氏又贈他所著的「循分新書」和「勸軍人八德歌」等數本，都是治軍的論著。是的，他對於佛經和新約聖經也許外行，却有一樣最不外行的，那便是帶兵打仗。吟詩念佛是疲勞後的一種休息而已，自信自尊造成固執的思想，吳佩孚至今還是吳佩孚。

攝影之後我告辭，挾着吳氏的詩書出來，心想自己不會吟哦無以爲答，偶憶古人一句是謙是傲的話說：

「富於詩書窮於命，

老在鬚眉壯在心！」

活佛班禪

西藏喇嘛教有兩個活佛，紅教的達賴得勢，把黃教的班禪排擠出來，寄留中土已經十年了。最近班禪在北平太和殿講經，盛典哄動一時。經禮結束後，

一晚招待新聞記者，我凌巧未離北平，不錯過被邀一見活佛的機會。

那天晚上與友人蔣君同去，到中南海公園，夜間只管跟着走，進什麼殿什麼堂都分不清楚了。

酒席是西菜。聽說西藏吃飯和西餐相似，每人一份。所不同的，是用手指抓着吃，吃完就用衫襟揩手。襟頭油漬愈多，愈顯其人家境富有。

班禪多少已經漢化了。他穿着橙色的長衫，檸檬黃的馬褂，式樣與中土的相做。只有一雙繡着綠花的黃靴，最爲別緻。手裏拿着一條白小帕，大概因爲有點傷風。

我的座位在主人斜對三四尺，所以他說話聲音雖很低也聽得見，可是聽見也不懂。頭一次他按着右頰所說的，據他祕書繙譯，是說「諸位請用餐，我今天牙痛不能奉陪。」

據說連着幾天嘔經坐在香燭火煙間，以致虛火上升。活佛有病了，誰醫好

他的，不是生菩薩才怪。

不一會，主人站起來演說。我們傾耳細聽，半個字也不懂。可是抑揚頓挫的語調，聽來就知道是在演說罷。每一長段有繙譯，總括大意是：

「我到中土已經十年，從前的隔膜是沒有了。對於中國和平統一，彼此同樣抱着希望。我覺得現在政府已有好主義好計劃，這好比有了一架好汽車。有好汽車必要有好路才開得快。路就是人心。要把人心的路修好，然後好主義好計劃才可以推行。諸位工作是改良社會，和我日夜祈禱的目的異途同歸；盼望以後多多幫忙，使佛光普照，衆生幸福無盡。」

在黃色紗燈之下，光弱不能拍照。蔣君姑試兩幅，我以爲不成的。班禪的衣服黃色既不受攝，而且他臉部膚色近棕黑，感光大概比普通人像慢三四倍。

主人因爲牙痛傷風先離席，我們和他的祕書談了一些西藏風俗，也就有事告辭。

夜靜了，古城中心的中南海公園，深陷於沉寂中之沉寂。沿堤行茫茫然不見衆生，除掉柳樹下三兩對喁喁私語的情侶。

張學良之印象

張學良是會攝影的，他自己却不大上鏡頭。除了從前廿多歲時照過幾幅英俊的相片外，近年所見都帶着老而蹙的樣子。現在可以告訴閱者，倘你和他對話，就覺得和照片所見不同。這位活潑的中國之Prince of Wales，眉宇間還留着青年的神氣，雖然兩撇長鬚子勉強把他裝老了五六分。

那是在北平最後的一夜，到順承王府去，招待者引進部署裏。由右邊的甬道走，望見會客室燈下踱出來的，那便是中國海陸空軍副司令。

張氏說話字句快得很：「久仰久仰，常讀你的文章。」是握手時的話。

「很對不起，昨天司令電話來時，我在定縣未回。明天離北平了，只得深

夜來拜訪。」那時大約是十點多鐘了。

「到定縣是去看平民教育實驗吧？他們工作很努力。」張氏一邊說一邊移步廳內。

「是的，那種工作真希望，可惜兩天參觀所得有限。」

坐下一張長沙發上，繼續談了一些經過路線和此行目的。

至於訪見當地人物，也是此行的一部分工作。可是對於軍政問題，今晚並不預備來探問。老實說因為有一種成見，現在當局的主要人物，對外問題是談無可談的；至於國內時局，張氏又為糾紛中人，諱莫如深的話更將無從說起。只憶張氏好攝影愛閱畫報，我就為畫報內容徵求一點意見。因此說：

「司令對於攝影和畫報平素明瞭，請問取材應該注重那方面呢？」

「攝影和編報我談不到明瞭，不過年輕時很愛好罷了。」他歇了一會續

說，「我以為畫報取材應該注重新聞，如果內容失了時間性，今天看亦可，明天看亦可，讀者的興趣就不深了。只是好的新聞照片中國還不多，攝的方法得再考究，這是你們可以提倡的。至於有些時事不許人拍照，那是不對的。」

「除新聞片外，其他材料呢？」

「其他材料以有興味增見識爲佳，如外國的London News, Asia等雜誌，大概您也參看過。」

「是鈞，那些雜誌取材很廣，我們這回旅行攝影，一部分是供給他們的。」我說了，繼續談了好些關於照片的話。我打算早回寓所收拾行李去，就拿簿子請題幾個字。

他到隔壁書室拿了毛筆和墨盒來，左手持簿右手執筆，用吊腕來寫，一邊在說：「我的字不行，若是放下桌面寫更不行。」

無言的幾分鐘，我在看他身上素稱入時的裝束。雖然晚禮服領結上垂着兩

匹張作霖式的鬍子，可是看他寫字時，右腳站着而左腳踏在椅子上，終於露出 Prince of Wales's Sportsman 的態度。

我接回簿子，在客室門邊說幾句告別的話。

「可惜時間短促，」張氏指着甬道彼端的一班人說，「那邊有幾位 [] 的代表，現在要接見。」歇一歇他續說：「我告訴你一個消息，今天他們有敢死隊炸 [] 軍營，不知又犧牲了幾個人的性命。」

瀋陽，[]，這些問題今晚打算不提問的，而臨走却聽到。我真想究問下去，可是已經告辭在門口。

他的話還未斷，語調却轉了低沉：「可惜你們得不着他們的照片，近來死了好些不出名的英雄。」

聽這句話是應該有所感的，我不覺回答一句：「世界上最偉大的，是做了偉大事情而沒有人知道。」

在回寓所去的車中，我腦裏留着一點謎。自九一八後舉國共責的張學良，汪精衛因他不抵抗而憤然去國，我們在雜誌上亦屢加指摘和諷刺。而另一方面有暗中接濟和指使軍事的傳聞與跡象。此兩者之間不能沒有謎題存在。

失地至今是失地，亡羊補牢未爲晚。在我們熱望多過冷觀的人民的跟前，但願張氏終有解答謎題之一日。

與馮玉祥談蘋菓

到張家口，在圖書館見馮煥章先生。像巨人國來的人物，進招待室時，門口幾乎給他的身體塞滿了。

「先生最近會離張垣往南京去嗎？」坐下時我問。

馮氏不假思索地搖頭：「暫時不往那兒去，還是有機會多讀一點書。」

「近年先生山居讀書不少，請問依您見解那幾本書人人應讀——請介紹四

五本。」

「這樣嗎，」他點點頭，似覺這問題頗有價值，想了一會答道：「第一本，我以爲，是科學宇宙觀。第二，馬克思資本論。第三，新政治學（陳保仁著）。第四，唯物史觀。最後，新的聖經亦該讀，和唯物史觀矛盾一下看。」說完跟着笑了一陣。

「矛盾嗎？」我再問，「聖經所說『有者增之，無者反奪其所有，』不就與現代經濟見解相符嗎？」

「不錯，」基督將軍答，「聖經所謂，不惠顧最微小者之一，就是不顧上帝。這便是社會主義了。」

「一向聽先生的言論，常爲平民着想。請問解除平民痛苦，應從那裏入手？」

「生產，」馮氏答，「有飯吃然後可談其他。比如教平民衛生吃蔬菜先洗

乾淨，先要他們有蔬菜吃然後講衛生。內地平民生活的苦況，是都市閩人所不懂的，希望你們的雜誌多發表窮苦狀況。」

我說道：「這回到內地旅行，一部分目的就是訪攝生活實況。至于雜誌發表，我覺得同時要注重中國的希望。過去的天災人禍慘象佈露了不少，現在我們要看一點未來的希望。當外侮迫人的時候，我們人民應保持一點有自信力的勇氣。我不主張消極的發表平民牛馬生活。您以為怎樣？」

「希望總得有，窮苦畢竟是真相。老百姓做牛做馬，我們的大官造幾十萬元的洋樓，」他說着補上一句，「我說話又得罪人了。」

「先生前次到上海所見有什麼批評呢？」我問。

「說來又是得罪人的。」馮氏譏諷地笑，「上海有的是一座座鴿子籠，藏着醉生夢死的人。除了一部分執筆者尙能革命之外，其餘都是行屍走肉！」

「聞得先生自從上海到泰山居住後，日常作詩作畫，可否供給雜誌發表？」

馮氏又笑了一會：「我的詩不成的，還是送兩本關於最近意見的書給你看罷。」他吩咐用人去拿書。既聽見我再請他畫畫，就補囑一句：「順帶拿筆墨來，咱們畫畫。」

他展開我的簿子，看見他從前的敵將吳佩孚的題詩，唸到「一將功成萬骨枯，殘民以逞不勝誅」句，於是微笑自言自語地說：「子玉有子玉的意見，各人有各人的意見！」

我接過兩本書——『馮在南京』和『馬電釋詮』——揭開看。馮氏也就戴起眼鏡開始畫畫。畫成一幅拉車圖，上面題着「終日拉車，牛馬生活；委員薪水，一月八百。」

馮氏脫下眼鏡說：「這幅畫的題句是有典故的。爲那問題我在南京和譚院長罵起來，你看那本書便知道。」

我剛看過『馮在南京』書中「革命領袖與豬」的一段，記載有一次會議，譚延闓院長提議，說中委月薪八百不夠，提議增加。馮當場反對，並謂豬受主人豢養，有肉有皮還主人：我們白受人民豢養，對豬亦有慚愧……：

「你在會議中那番說話不太率直嗎？」我說。

「太率直？」馮睜大雙眼，「中國圓轉的人太多，率直的人太少！」

這話是對的！當時我忽然想起平日人們所批評的『反復倒戈』和『矯枉過正』的話，打算率直地向馮問問。結束我把問話吞回，大概因為想起剛才馮罵上海行屍走肉而為一部分執筆者留生路。世故的心終于使我又做一個圓轉的人，雖然知道這種人已經太多了。

世故，我再想遠去，黎元洪做了大總統然後發起布衣會。七十歲老翁可以挽着小姐戲問她幾時嫁人。狗喜歡吠就吠，我們——執筆作文章的人——胆子比不上狗。這點感想，正如馮先生所謂對豬有愧一樣。

當下繼續有旁的問答，然後辭出回到旅舍。披閱那本『馬電釋詮』，見答所未問。他說：因為自己往日少讀書，沒有詳細的主張，不知政治重要，以為打倒壞人自然有好人出現。事實不如理想，不得不毅然倒戈，於是一次革命之後，又準備第二次犧牲。

這幾年人民受了許多不必有的痛苦。馮氏很老實地自引一分答責。過去的都過去了。我們只望已往的內戰成為將來禦侮的練習，而革命領袖們歷次失敗的經驗，可以促政治之成就。

因為，我們老百姓需要政治。政治兩個字的字義就是『料理大眾的事』。如果大多數百姓的幸福未被照料，豈獨政治不良，簡直未有政治。

有人說烟台蘋果香，有說花旗蘋果甜；有人說吃蘋果削皮合衛生，有說連皮吃滋養充足；有一派主張做英國烤蘋果糕，另一派主張學法國製蘋果醬。這些爭辯有什麼意思，如果百般饑渴的民衆，像馮先生所謂連蘋果影子都未

見過。

爲了希望自己能如馮氏所謂『尙能革命的執筆者』，所以我這篇隨筆特照革命文章的格式——以口號結尾。讓我們對馮先生及黨國諸賢高呼口號：

『拿蘋果來！』

西北鳥瞰

——在上海無線電播音演講大意

無盡的富源

中國目下患窮，民生凋弊的景象隨處顯露。天災人禍釀成的饑荒不在話下，就是太平盛世的都市中，找不着職業的人很多；往時較為寬裕的華僑，近年受政治和經濟的排擠，許多失了立足地，甚至施粥不飽繼而送回祖國。這年頭謀生好不容易，還有大學中學造出一批批的人才，許多得了文憑愁飯碗。吃

飯問題未解決，其他一切談不到。

可喜而又可歎的，中國並非真窮，不過偶然拿着倉庫的鑰匙而挨餓罷了。中國倉庫之大，早已引起世人既妒且羨，單說西北河套一帶，富藏就夠享用不盡了。

河套就是黃河中流大灣的沿岸地區，穿過綏遠甯夏甘肅幾省，離中土並不是很遠。因有黃河水利，這一帶宜於耕植的地土約有十六萬頃（一千六百萬畝），現已開闢的不過四萬頃。天然物產種類繁多，農礦動植百物豐富。現在舉幾種普通的物價，閱者試將中土的比較一下，就可略知地曠物賤的情形了。下列物價，是最近在市面查問的。

土地既多丟荒自然很賤，可以不用付錢而領取，要買的話，官廳所定甲等地每頃八十元（每畝只值八角）。出產最大宗的小米每百斤值洋三角，白米（只產於甯夏）每元四十斤。豬肉每元十五斤，牛肉十二斤；乳酪每元二斤。鯉魚

(五原產)每元二十斤，雉鷄每隻一角。羊毛每百斤價約十五元。白煤每元一百五十斤。還有一物盛產價廉而可歎的，鴉片煙膏每元竟買二兩之多！

就照上面所舉，小米簡直賤如坭沙。至於用網網捉的雉鷄也賤得有趣，如果帶獵槍到西北來打雉鷄，每發一彈照瀝價費二角二分，就算槍槍打中也要虧本。

農產品的價值每年上落不定，因為農作倚靠天時，人事成分極少，播種後聽天由命，農民沒有處置方法。前年大旱，鬧旱災，今年風調雨順，結果豐年穀賤，穀賤傷農，每畝所產，賣出不夠納稅，以至許多田主棄田而逃，竟成『豐災』！中國事情無奇不有。

生產過剩最大原因是運輸不靈，即如今年綏遠有一批小米運往陝西，貨價五千元，運費却要七千！

由此種種說來，人民生計是很複雜的問題。交通和治安之整理，社會人事

之改良，各方面連鎖進行，然後能將富源開發。蘇俄五年計劃之成功，便是很好的例證。國計民生的責任首在政府，政治未上軌道就諸多困阻；然若一切譟諸政府，中國就無事可爲。結果還是靠社會人士漸加注意，催進營謀，補充政治所未及，則『開發西北』不但可以救窮，並足以奠國家富強的基礎了。

屯墾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西北之開發，早已有人注意，而屯墾的設施，三四十年前已經實現了，那是外國人所經營的，至今留着相當勢力，我們沿途見過好些天主教堂，就是外屯墾的機關。當前清外交失敗時，一部分賠款以地抵償，西北由是有外國地主；後來藉着傳教條約，又佔了不少土地。他們勢力所到，隨處築起土堡，凡奉教的都受保護，並獲衣食給養，替教堂耕作。教堂坐享地主之權，一般貧民賴此以生活。土堡內房宇園林，簡直有世外桃源的景象。天主教的屯墾設施非

常周密，可是土地主權是侵佔的，人民只供其使用而已。馮玉祥在西北時曾加以取締，地權收回不少。可是近來外國又變方針，用錢買地，黃河沿岸好地漸入外國人手中，（比利時勢力最大）。中國向來對於荒地不注意，等到外人拿去發展起來，然後驚覺利權喪失，這是近代史中可歎的景象。

除天主教之外，屯墾的工作，馮玉祥曾致力舉辦。當年移民到西北來，有二萬餘人。可惜缺乏組織，馮氏敗去後，那些屯墾的人口，強者流爲土匪，弱者盡遭劫掠，一切經營，結果歸於失敗。

最近一兩年，內地人士組織過幾個考察團，到西北從事調查，這是很有意義的事舉。至於實地屯墾，只有閩錫山主辦的兵墾，民墾還未有。前幾個月上海報紙極力贊助宣傳出發的西北屯墾團，因未有充分準備，未到西北就鬧意見渙散了。

現在，有實際有希望的，是閩錫山主辦的兵工屯墾。雖然正在創試未有什

麼具體成績，可是組織辦法能參考已往得失而獲把握，此次到五原的時候，曾訪辦事處晤處長周劍吾先生，沿途又遇過幾位負責人員，談起來有幾點可以注意：

第一，用兵作先鋒——裁出的軍兵在生活上無以安置，最合移殖荒區，而且他們有自衛能力，又受過相當團體訓練，比民墾較易施行，可作民墾的預備。

第二，辦法公私兼顧——屯墾的士兵，數百人爲一隊，築堡聚居，開溝灌溉，每人由公家給地一頃，另借與農具和生活費，每年抽納一部分收穫抵還，五年後還清，那一部份產業就永遠是他的，不過土地是永租權，不能變賣罷。這辦法使人目前衣食無憂，而將來有遠大希望，人人自然樂於努力。高一公家失敗，反便宜了各人不用還債，並沒有如工廠倒閉則工人失業的危險情形。

第三，從小規模辦起——現在初辦只有一隊，明年預備十隊，這樣量力擴充，自易見效。

照這樣看來，倘能實際辦下去，兵工屯墾很有把握，並可爲民墾開一條先路。

至於將來的工作，華僑大可注意。僑胞富有冒險精神和堅毅魄力，最能勝任。出洋過埠去賣力，爲他人作嫁衣裳，賺一個錢受一肚氣，何如在本國做主人翁？

至於國內讀者，或多安居樂業無意於外務，可是生活和精神未有出路的當亦不少。今日的刊物，與其徒供不得志的青年吐洩忿感，不如共同探索解除忿感的出路，良友報自然樂盡一份責任。如果真的有人由此引起注意而終於大展宏圖，使『西北開發』成爲國計之基，不致永爲紙上空談。那麼，良友固不虛發，而在下今夜寒旅途陋室中，屢就燭火炙溶筆尖的冰而寫這段筆記，也就不算是毫無意義的事罷。

忍耐的交通

由包頭到蘭州，這段路程不足三千里，如果有火車的話，兩三天可以走完。而我們竟走了一個多月。這段路曾有長途汽車，行程不過六七天。可是最近通行的，只有包頭至五原的一小段。

汽車由包頭到五原，四百餘里一天趕到，快是快的，可是坐得苦也夠苦。那所謂長途汽車，是內地買來的舊貨車，無蓬無欄，行李貨物堆扎之後，十九個乘客坐在上面：坐着當中的，周圍受壓迫，我幸而坐着旁邊，却又始終被排擠，若不是挽着行李的繩子，早就被拋出車外了。塞外冬寒，西北風挾着沙土迎頭吹來，雖有皮袍皮帽，難免雙腳凍僵。車行十小時，中途又因斷橋耽誤兩點鐘，入夜才到五原。下車彼此道賀，居然還有性命。

到五原打聽前途確無汽車可乘，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者不再吃汽車的

苦，憂者行程時日將大超預算了。既是必須前進，只好僱乘驛車。由五原起行，往後三十五天，除在寧夏停過兩日，其餘每天都過着驛車生活。

記得在津浦平綏火車路線時，日子非常慳嗇，往往專乘夜車以便白晝到站，不礙攝影工作。一到西北，寶貴的光陰被驛車耗費了，心裏實在着急。屢次催促車夫趕路，那抽大煙的車夫，終於用很有涵養的喉音答道：

「我趕了二十多年的車，知道客人都是着急的。可是你催我也快不來，過了一站又要好幾十里才有住處，不能隨便趕的。你着急我是這樣走，不着急也是這樣走，請你還是不要着急罷！」

事實是如此。所以我給一位性急的朋友通信中，說及「西北旅行最好練脾氣，除非你不來，不由你着急。」

日子多不算要緊，最悶的就是車上無事可做。車行顛蕩，不能看書，更不能寫字。途過荒地攝影的材料畢竟單調而有限。躺着睡覺吧，剛要睡着又因道

崎嶇而震醒。

西北的道路是不成道路的。記得一個瑞典的游歷家說：「中國只有足跡，沒有道路。」雖說得過火，然西北情形竟是如此。所謂路，都是騾馬和人所踏成的罷。路的兩旁被驟的粗輪轉成兩道凹溝，濕軟的地方深至一二尺，往往看見前頭的車陷着半天拔不起，我們鑒於前車就小心繞過；可是當我們前行不久，竟又做別人的前車了。

沒有道路更談不到橋樑，有時爲過一條幾尺寬的水溝，因橋板太狹，竟要把整部車輛折散，車身和行李逐件扛過，車輪逐隻滾過，然後重新裝駕，這樣就得費去個把鐘頭。

講到橋，又忘不了包頭到五原途中所遇。一部汽車駛過那柴枝和草泥搭成的橋，橋斷車折，我們所乘的汽車到來無從渡過，只得和對岸來的一部換載同行。當時因爲感着麻煩，同行的張君說：「這條路既行汽車，就該有一道好的

橋呀！」旁邊一個乘客答道：「中國該有的東西多着啦！他媽的，這地方如果給了外國，莫說好的橋，鐵路也早就有了！」

話說來倒是痛心的。綏甯鐵路前清就已規劃，現在我們到此仍要坐千年古式的驛車。他如粵漢隴海，至今未完成。水陸交通事業不振，地方物產貴賤懸殊，農礦工商無由發展，民情風氣南北隔閡，阻礙一切的進步。說政府不知其重要嗎？計劃方案早有規訂。說政府窮嗎？年年打仗打不盡。

希望當權者早息內戰，從事建設。這些話已變成早已唱厭的舊調了。倘再為中國落後而發感慨着急，適足見自己幼稚不夠涵養而已。寫到這裏，不禁想起那抽大煙的車夫答我的說話：

「你着急我是這樣走，不着急也是這樣走，還是請你不要着急罷！」

打尖與留人店

西北途中，每天停歇兩次。近午停車吃中飯，叫做「打尖」；傍晚歇宿，是住店。打尖和投宿的客棧叫做「留人店」，簡稱曰店。

路途所過荒涼地帶，往往半天不見人煙，普通每隔三五十里，有一兩間留人店，供行旅人馬休息。這些店的形式大致相同，都是矮小的土房子。前面矮牆圍着一個院子，以便安放車馬，通過那滿地騾馬糞草的院子，就到窗子般大小的小店門，門內唯一的房間，兼有臥室和廚房的妙用，裏面的佈置，左右兩個土坑——高約二尺的泥造的大牀——坑頭設灶。燒飯時火氣通過坑裏，晚上睡舖藉以取暖。可是一坑之上，冷熱不均，睡近灶口的受「炮烙之刑」，離灶遠處却如「臥冰求鯉」！

燃料中最好的，有西北荒地特產的野草，長五六尺，未割下來早就乾燥易

燃；其次粟、花梗和荊棘。還有一種火烈而有炭的燃料，就是晒乾的牛馬糞。

糧食以小米和麵爲主，另有一種蕎麥，據說性極寒，不吃慣的吃了要腹痛；胡麻子油本地人也慣吃，不知他們的腸胃怎的受得住瀉劑。我們沿途的糧食只好自己帶備，燒飯煮菜也是自己動手。起初買了每元十多斤的豬肉做成鹹肉，可是沿途店家多半是回教，故不方便吃。又此地野鴿很多，我們會徒手捉了幾只，而店家又不許我們宰殺，因爲北方一帶，都以鴿爲神鳥。

途中飲食起居都不易，時間就更多耗費：晚間進店弄一餐飯，胡亂吃了，點起洋燭，在那馬糞煙與鴉片煙混雜的房間裏，伏在諸式人等共睡的土坑，寫一點筆記或通信才就寢。睡到三四點鐘，又得起來趕路了。此時只見滿天寒星滿地霜，頗覺冬季旅行之苦；可是轉念如果夏季到來，店裏鬱悶的空氣和當時得令的臭虫，必定叫人加倍難受，這樣想來，倒又覺得自己的幸運了。

事在人爲

西北地曠人稀，不像大都市的人浮於事。都市職業少而人口多，自然產生失業的乞兒，西北是沒有乞兒，可見一般平民的衣食住，也就像都市乞兒的一般骯髒寒苦。沿途所見，人民過着牛馬的生活——不，談不到生活，只見生存而已。

頗足詫異的，沿途簡直沒有見過一個胖子，而老頭兒却特別多。原因大概是絕對沒有安逸生活，無從養成胖子；同時因爲村野空曠陽光和空氣充足，人的壽命比較長。不過，在這情形之下，多活一歲就多做一年牛馬罷了。

環境的困迫是可憐的，然而我們不能完全歸咎於環境。人民性格之低劣，叫人無從憐恤。潛藏在大多數平民血液中的，慄慄而懦怯，貪小利而無進取，這些性格，都是以代表中國民族中最不長進的一部分。

一般觀察如此，試舉一個小例談談。

在河拐子的一朝，車夫向客店的老翁買米，發覺少了半升，於是咆哮大罵，照例是罵他的祖宗。

兩人正在開始吵鬧，旁邊的一個少年（大概是老翁的兒子），也就參加，三人罵成一片。

一會兒那少年的聲音獨響，說：「我們這店是馮督辦蓋的，我們向馬主席領票來開的。你有眼不識人！我就不收留你們又怎樣！」

車夫聽了，果然靜了一下，大概因為「督辦」和「主席」似乎是官，而「票」之爲物，總含有多少威權罷。

還是另一車夫——就是那抽大烟的——插嘴調解：「算了罷，老漢，咱們要上路了，該付你多少錢？」

此刻老翁負氣地說：「一頓麵三毛，另外每掛車收三毛！」

「什麼！」那年輕的車夫又冒火了：「停車規矩不算錢，頂多也算一毛罷。」
「可是咱們偏要收你三毛，難道你敢不給？」老翁和少年都露出資本家和債主的神氣。

我在旁邊聽得實在不耐煩，想起日來所見都可嘔氣，當下就張聲對他們說：「你們要吵到什麼時候？爽快付錢罷，不服就到外邊打過！打完我們要趕路！」

不料這似乎一觸即發的提議，在這兒却毫不發生効力。他們還是集中於一毛與三毛的談判。

又是那會說軟話的車夫調解，得由三毛減為兩毛。當他給一枚大洋找兌時，再用央求口氣說：「老漢，多找我們一毛算是給我們打尖喝茶吧？」

老翁伸開兩隻手，說沒有零錢，車夫便出去了。車夫去後，老翁從衣袋裏掏出幾張毛票，得意地笑着對我說：「零錢咱是有的，咱不給他。」

我無言地出了店門，在曙光中遠望，遼闊的平原彷彿靜默地期待着，期待那些有氣慨有福分享受自然之賜與的人。

貧苦不能怨天，因為天只能幫助那些自助之人，使有者愈增其所有，無者連他所有的都奪去。

我再眺望曙光中的平原，彷彿看見太陽已放射金色的光；微風吹蕩麥田的穀穗，同時送來一陣花果的清香；池畔的羔羊在跳躍，和着勇敢的青年男女的歌聲——這是夢，是黎明之夢！

塞外瑣談

偶然的談話

在五家地打尖的時候，一羣小孩子圍攏來看我寫字。其中一個七八歲拖着鼻涕而樣子頗精靈的，看得最出神。我問他：

「小孩子，你叫什麼名？」

他笑迷迷的望着旁邊的另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彷彿不知如何說好。於是
旁邊那孩子代答：

「他叫做七十三，是我的弟弟。」

「那麼你呢，又叫什麼名？」我續問。

「我叫做七十一。」

「噯唷，你們有七十幾個弟兄嗎？」

「不是，只有三個。」那孩子笑着。

「那麼，七十二呢？」我眼望孩子羣中，看有沒有相似的面貌。只聽那孩子

說道：

「七十二不在這裏，前年賣去了。」

「怎的把他賣去呀！」

「我爸爸要錢抽大煙。」可憐的孩子，很老實而微帶感傷地答了。

惟有七十三，依然笑迷迷地拖着鼻涕。七八歲的小孩子，不知人世有悲哀。

車夫黃寶子看我們的照片，發見一幅馮玉祥近影，拿起來對他的羣儕說：「這是老馮，你們不認得，我才認得他。」說時豎起姆指，意思不知是誇贊老馮第一呢，還是誇贊自己認得老馮。

「你怎麼認得他？」我問。

「怎麼不認得，我跟他三年，在衛隊第一旅當班長。」他很高興地答，並乘機述說個人歷史光榮的一頁：「那年隊伍走這條路，打尖時我吩咐店家餵馬，限一個鐘頭餵好，不得有誤。正如你們現在催我掛車餵騾一樣。」說着，脫下帽子搔搔腦袋，彷彿不勝今昔之感。

「後來怎的你又不跟他了？」我問。

他搖搖頭說：「那年打敗仗，隊伍到開封散了！哎呀，打敗仗苦得很，旅長給我們每人發五塊錢，叫我們各人回家去。」

「開封離五原那麼遠，你怎樣回去？」

「我買了兩隻騾，一掛車，趕車做生意回去。」

「瞎說：你五塊錢怎樣買騾買車？」

他低聲說：「把鎗賣了，一枝快鎗，一枝盒子炮，合共賣了三百塊錢。打仗沒有辦法呀，我們好人又不肯做土匪。」

是的，他和許多賣鎗的都是不肯或不敢做土匪的好人；至於鎗械流落民間助長匪患，那是打仗沒有辦法呀！

○ ○ ○ ○ ○

黃渠堡店家都住了隊伍，只有半間可容客人，我們就進去住。

幾個大兵來攀談，其中有一個留着鬍子的問我們是不是南京派來畫地圖。

我告訴他們我們只是來照相。

「照相？」他忽然喜形於色地說，「你們也鑲牙的吧？」說罷，張開嘴唇，露

出兩隻崩了的門牙。

我驟然聽來，頗覺他問得語無倫次。後來一想，內地照相館多半兼業牙醫，店門都寫着「照相鑲牙」，所以那位大兵聽見照相，就以爲崩牙遇救了。

我的回答自然使他失望。照相而不鑲牙，在他看來，彷彿做和尚而不念經，或身爲女學生而不會跳舞一般的奇怪。

他們還是圍攏站着，我便信口向：「你們這裏隊伍弟兄不少吧？」

「不多，只有一大連，一百六十人。」還是那鬍子的答。

旁邊站着的一個閒人插嘴對我說：「他就是連長啦。」

那有鬍子既被介紹，頗以我現在才得認當地最高長官尙未爲晚，於是欠身謙恭地答：「我就是。」接着又說：「我們的是大連，只有連長，沒有營長的。」他的意思是：「我雖是連長，而身份和營長相等。」

沙漠紀行

在堅冰初結的黃河邊。

我們下車步行沙漠上；

困旅的畏途偶作遊覽區，

荒涼何必再加嘆荒涼；

且將足跡留下幾步罷，

雖然是暫時的印象。

偶見荆棘吐着好幾朵白絮，

因是荒漠之花我們替牠照照相，

正如昨夜楊家堡裏小店的灶前，

站着一個活潑潑的鄉姑娘，

叫騾夫們圍灶談笑忘倦了，

年輕的三土子還殷勤地替她拉風箱。

又見駱駝白骨半埋黃沙裏，

生前粗賤死後更粗賤；

我拾起那枯顛放在騾車中，

想帶回去做旅行的紀念，

不意中途竟又失落了，

歎彼傲骨不肯受人憐！

一步一步耐着走，

愈走愈覺其遼遠。

登臨百級的山崗，

不及十步行沙的疲倦！

岩石當前反叫人鼓勇攀登，

絆足的東西偏是細而軟！

在堅冰初結的黃河邊，

我們下車步行沙漠上；

困旅畏途偶作遊覽區，

荒涼何必再加嘆荒涼！

且將足跡留下幾步罷，

雖然是暫時的印象。

五族漫話

——阿拉善遊記

雖寧夏省會善百餘里，在賀蘭山的主峯阿拉山二上，有一座小城名定營，俗稱王爺府，因為那是蒙古王爺的封地。按前清封建制度，蒙古王爺是滿洲人，為部落的領袖，諸侯式的大地主。這種制度，到現在還留着相當勢力，頗有自為一國の意味，所以定遠營又名阿拉善特別旗。

我們為訪攝蒙滿民族的生活，由寧夏前往遊覽，乘車繞山而上，路途崎嶇，來回費了七天的工夫。

路程的頭一天，進賀蘭山谷，經過一個關卡，是王爺設來保安及查稅的。阿拉善物產很多，最大宗的是湖鹽，塊煤，皮毛，松木，這些貨物運下山出口，王爺就坐享稅利。我們到關卡時，守關的蒙古兵問有沒有路票，我們就把

政府的護照給他看，他打開瞧一瞧就放行，我們信口問他識漢字否，他很老實地答：「你的路票我看不懂，可是當中的紅印看來與我們王爺的差不多罷。」

上了七八十里的山坡，就是一片荒野的高原，沿路鋪着甜瓜一般大小的石頭，車身一顛一歪地前進。大陸氣候無常，冬日朝晚嚴寒，而中午的太陽却放射幾個鐘頭的炎熱。前頭一匹馬拉得倦極生病，倒臥地上不肯走，車夫便靠他們的常識做臨時的獸醫，用小刀刺破馬的耳和鼻，放了好些淤血；又撕下一片布絮，燒煙熏炙，使牠涕淚交流，果然就能起身走路了。不遠到長流水歇宿，那匹馬不飲不食，病勢沉重，車夫整夜診治，才把牠救活。第二天留一車和病馬，其餘三驛合拖一車，載我們四人趕路去。

在周家田住了一夜，這裏的客店也是民家的副業，借宿性質。我們衣服和用具在此少見多怪，好奇的都來看，其中有一個滿族女人，很活潑大方，問我們許多話。據店主說她的「掌櫃的」是蒙古軍官。「掌櫃」是普遍的遵稱，和「先

生」相同，稱人丈夫也就一律是「掌櫃的」。當下閒談無事，就叫那蒙古太太教幾句蒙古話。先問她，比如我們到蒙古人家，見面招呼時怎樣說。她把那句問安話說了幾遍，我才把字音記得下，聲音是：

Tasamano Mausai Kusisan。意思直譯是：「你好嗎？你的畜牲好嗎？你的物產好嗎」？蒙古人問安是應有盡有，不折不扣的。

每字句的響音在末尾，音質和語調很像日本話。此外還注記好些字，即如

：牛奶——Wukuruis

喝茶——Tsujo

請坐——Sat

謝謝——Chilala

勞煩——Tsaunala

是——Borji

不是——Biichi

駱駝——Tammol

帳幕——Choiskol

再會——Takanyeria

我們只學了這些普通字句，至於通常學方言的多半先識罵人咒語，而蒙古罵人話我們不曉得，大概因為傳授的是一個女人罷。

行程的第三日到定遠營，城外許多大店家，是漢人開此收買山貨的。我們進一間去歇息，店伴打量好一會。其實我們的衣履並無奇特，不過東南諸省臉色容貌總覺不同罷。他們聽見我們說廣東話，更覺希奇說：「這幾個是不是漢人呢？」原來西北人種非常複雜，漢滿蒙回藏五族之外，還有什麼生番熟番，都雜處境內。

行李放下，就進城去。守城的兵是旗人，和前清兵士裝束無異，穿長衫套

馬甲，前補後補，有「親兵」二字，辮子自然是留着。我們遞護照叫他傳達時，替他照個相，他很樂意。那時剛有三個旗人婦女，大概是時髦的罷，每人的帽子花樣不同。守城的兵，知道我們想照相，就很賣力地把她們攔住，她們逃不脫，半笑半怒地站着，於是從頭簪到花鞋，都一一照上了。

城裏派出一個老爺，問了來意便准許我們進去逛。城裏比較特別可觀的，有延福寺喇嘛廟。我們來得真巧，這一天剛是喇嘛經節期，這節期每年只有兩次。是日全寺喇嘛都盛裝集會，還有童女跳舞，而城中善男信女也來寺參禮，這自然是照相的機會。所舉行的純係西藏喇嘛教的儀式，無意中在此攝得一批西藏宗教生活的照片。

至於此來訪尋蒙古生活，反而頗覺失望。因為此間蒙人安居樂業，拋棄游牧生涯，生活多與漢滿同化，雖然在衣飾上仍有區別。

在這雜處的地區，種族色彩頗多混合，就是漢人也有蒙化的，例如一個店

家和我們招呼時，說道「你好？你的牲口好？你的東西好？」他和蒙人來往日久，不覺說慣了那句應有盡有不折不扣的蒙古客套語。

在定遠營的工作一天完了，歸途下坡比較快些，可是第二晚仍未趕到寧夏省城，到距省十餘里的翔夏縣，天黑不能再走。可是此地沒有客店，投宿無處。終於隨便找一人家，敲門借宿。這年頭地方不大太平，深夜打門不好隨便開，只因我們再敲三敲，屋裏主人只好由窗口探頭出來，我開着電筒使彼此對話看得見臉，他打量不速之客似非匪類，彷彿放心了。我見他是長着鬚鬚的中年，一望而知是回教徒。西北回教的勢力很普遍，沿途各地，雖正式的回人不很多，奉回教的人家十居六七，所以我們不能隨便吃豬肉。回教徒爲什麼不吃豬肉，往時因未注意，至今仍不了了，只知這是最近南華文藝和北新書局吃官司的原因而已。回教徒裝束有點特徵，戴土耳其式小帽，長着五柳鬚或下額鬚，往往一望而可識別。

且說那回教徒相信我們不是匪類，開門招呼進去，相談頗歡。一宿天明，主人還請吃一些點心，然後送出門外登車，陌路相逢，亦有惜別之意。

因爲人的心都是相同的，雖然種族或宗教有分別。回想七天的遊程，所見生活色彩包有五族，雜記如右，以誌共和云云。

塞外的樂音

荒原的旅途一輩子沉寂，講到音樂，固無絲竹亂耳，而民生勞瘁，連山歌都沒有心思去唱。

在我聽覺留着印象的，只有三種樂音：第一是駱駝隊的鈴聲，第二北風吹送的軍角聲，還有一種厭聽而常聞的兵隊歌聲。

每晚住宿的地點，多半駐有防軍，夜操照例是大唱軍歌的。無論什麼歌，給兵隊唱來就成怪聲，何況中國軍隊沒有好歌可唱。西北的軍隊大概是馮玉祥舊部，到現在還流行着福音聖詩的曲譜。詩譜原本亦有些宏壯的，可是這裏

流行的都不合做軍歌。洋樂國樂各人愛好，不是凡洋必好，然而軍歌這件東西，實在沒有國貨可以提倡。記得有一晚，唱的是國產的「蘇武牧羊」，那是合於商店掌櫃唱的罷，現在拿作軍用，也罷，再唱下去更使人驚駭，原來「毛毛雨」亦充軍用了！歌詞大概改過，不過末句似乎仍是「嚶嚶啾……」

每種東西有牠的用場，毛毛雨只合於黎明暉等女士，穿着半似泗泳衣半似內衣的舞裝，發出扼着喉頭似的尖銳的嗓子去唱；現在昂藏七尺的大兵，體操並非游藝，難道武裝要化作舞裝？而且既有「毛毛雨」，難保不唱「可憐的秋香」。

此外有一支普及各省，而被默認爲革命歌的，便是「打倒列強……」流行的條件是「簡易」，這支歌簡易之至，因爲那曲譜是小孩子遊戲的迴旋小調（Round），記得歌詞是：

“Are you sleeping? Are you sleeping?”

Brother John! Brother John!.....”

然而在中國，這便是打倒列強的革命歌了！那自然未經過公佈推行，其來源也很偶然。有一次廣東黃埔軍官學校開一慶祝會，臨時秩序需要一點歌唱，當時在場的甘乃光先生就隨口念這口號式的歌兒教學生們唱，因為簡易大家一唱就會。想不到臨時即興的歌兒，後來流傳那麼普遍。

講到黃埔軍校，和現在正式推行的黨歌亦有關係，因為歌詞原是中山先生對軍校畢業生訓詞，「杏爾多士，為民前鋒」，分明是第二身的句語，現在大眾拿來合唱，總覺牽強。至於曲譜作得好不好，那是王瑞嫻教授和蕭友梅校長辯論的材料，和聲學的門外漢沒有意見。

黨歌總算推行了，國歌還未有，這倒是世界的奇事。記得有一位朋友從美國回來談及，在太平洋船上有一次開旅客聯歡會，各國人唱他們的國歌，輪到中國，無國歌——向來大家亦不管有無——可唱，結果唱一支「水仙花」塞責。

我想，當場外國人必拍掌讚賞，因為洋口子最愛欣賞中國的低趣味。往時外國雜誌刊出赤膊轎夫，以之代表中華大國民，我們都大爲不滿；等到人家恭敬站起來聽我們唱國歌的時候，我們大國民却又唱一支 Sing Song Girl 所唱的「一朵水仙花呀……」

由西北的「毛毛雨」講到太平洋的「水仙花」，話說得太遠了。無他，我的意思是民衆無歌可唱。最低限度說，學校和軍隊缺乏有精神的唱歌。

且說除軍歌之外，在西北，軍角也是常常聽聞的。角調很簡單，和各省無大分別，只是吹的都是馬號，比普通的喇叭音管較長，音高一組；而且普通的只能發出第一和絃的三個音(do mi so)，而馬號却能吹出「獨覽梅花掃臘雪」。雖然吹來吹去不過那幾句，聽來也不討厭。每當平沙落日，戰馬嘶風的時候，從萬里長城的頽垣，傳來一陣尖銳的角聲，頗令人想起此地離無定河不遠，古來多少深閨夢裏人，在此留白骨。聽說世界進化了，然而時事也不過是歷史的

再現；戰術日新月異，根本還是那套老把戲。正如樂曲一般，不住的有新創作，可是湊來湊去也不外十二個音。英國人說得對：

「世界是永久的新奇，永久的單調。」

單調，我不以為可厭，因為單調就是新奇的一種。是以我愛聽駱駝的鈴聲。塞外塞旅的枕邊，聽着駝隊由遠而近，（駝隊是夜行的），一串的「咚咚，咚咚……」，似鐘似鼓，更似非洲土人獵獸時所敲的樂器。這是原始的音韻，單調的節奏。惟其是這樣的樂音，才能與塞外原始的景象，單調的生活，發生和諧的意味。

談鬍子

生平第一次試留鬍子，是在西北旅行的時候。一個多月留成，可是犯了普通的毛病——疏而不黑，於是認為失敗而剃掉。我想，留不起就不要留，一個

人貴乎自量。

關於鬍子的通病，記得從前曾經描寫過，寫的是一個大學生的日記：

「對鏡看看幾個月來苦心培植的鬍子，寥寥可數，簡直像籃球比賽的人數，每邊五支；極其量不過如足球隊員，兩邊合計連候補總數不滿三十。」

「疏不要緊，最糟的，較長的幾根都生近脣角兩端，人中部分反而空着，這是不緊張而且有點腐化的形式。真佩服東洋人，鬍子密集於人中。」

大概日本之強，就強在這一點——理由說不出，不過以為如此罷。」

鬍子之疏密，如品性之賢愚一般由於天賦，而年歲大有關係。四五十歲的朋友，天天剃刮，因為其時鬍子長得最濃，而他們還未甘於認老。到六七十歲，不能不認，而且以老賣老了，留鬚不成問題。最奇怪的，二十多歲的朋友最喜歡留鬍子，惟恐其不黑不長，大概物罕為奇，要求超時代的美。正如上海

女校的一位四十左右的學監，自謂惟其年老，所以要搽脂粉，畫眼眉。

男子的鬚和女子的眉，是很相類似的。女子自己不見得喜歡彎的眉，只因男子愛看，她們就畫彎了。同樣，鬚鬚雖然生在男子的唇邊，而問題却在女子的眼裏。女子對於鬚子的意見到底如何呢？記得有一次閒談，偶然涉及這問題，現在追述一下罷：

是三個月之前了，我們旅行過河北定縣，在友人孫伏園和熊佛西兩先生的寓所飯後閒談，我對伏園先生說：

「自從你和令弟福熙先生到歐洲去，幾年不見，你依然一樣，鬚鬚却改變了。」伏園的鬚子從前是陝西子右任式，現在改爲法蘭西莫伯桑式。

「從前的好玩！現在改剪也是好玩」。孫老頭子圓圓的眼睛和雙頰的笑窩今昔不變。

座中鄭先生——也是有鬚子的——忽然問道：「令弟也和你一樣留着鬚子

的嗎？」

孫笑答：「他若留起來也許比我更濃，只是他不留罷。」

佛西先生插嘴道：「福熙現在那裏是留鬚的時候！」

「你錯了，女人喜歡有鬚子的哩。」鄭先生不假思索地把鬚子牽到女人心
理。

「何以見得？」佛西捫鬚而問，「尊夫人對你說過嗎？」

「不用誰說，一般女子心理如此。」鄭答。

我想，「一般」兩字太籠統。大概鄭先生不欲直認夫人之言，就之乎現在文人泛罵世風日下社會黑暗，却不便指明某人某事。

好在伏園先生援助其說：「莫伯桑小說中有一個女人說道：和沒有鬚子的男人接吻，像吻着豆腐一般無味。」

我說：「恐怕莫伯桑因爲自己留了鬚子，故借小說中人自讚；而你留着莫

式鬍子，是以引他的小說自解罷。」（猶之乎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說：總理有云，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或者電車賣票員揩油的說：聖經有講，鞭穀之牛，勿籠其口。）

「女人是喜歡鬍子的，」鄭先生重伸其說，「因為鬍子表出可靠而不輕挑。」
「你的意見我始終懷疑。」我說，「鬍子式樣不一，其中有些足適以表示輕挑。而且，女人是否愛老實而憎輕挑，這也不能一言以蔽之的。」

「你們的話都沒有根據的，」佛西先生批評，「欲得答案，除非請女人投票 Yes or no，統計取決。」

我想，這辦法也靠不住。因為女人根本不說 No 的。她們說 No 意思是 Perhaps... 說 Perhaps，就等於 Yes。

事實上沒有人徵求投票，對於鬍子問題，當日的閒談自然是毫無結論的。最近，另有一次茶話，不知怎的又牽及鬍子問題，座中有兩位頗相熟的小

姐，於是乘便問問女子對於鬚鬚以爲討厭抑或羨慕。

A 小姐答：「我不知道！」

這答案等了等於未答，而且自己心意那有不知的呢？然而我沒有再問，因爲難道我們苛求女子一定說真話嗎？

問B 小姐，她抿着嘴笑而不答。

不答我更認爲滿意。因爲她若說「不知」，固然是撒謊；要是說「討厭」，也許其實是「羨慕」。答語未必可信，惟有「緘默」，才是女子絕對的誠實。

中原過程

十二月廿六（甘肅平涼）

早起檢點行李，九時掛車，冒雪起行。由此往長安原有長途汽車，可是長安道上多古蹟，公共汽車不便停留攝影，是以寧可多走幾天，決僱驛車前進。

出東關，大道寬展。這是西北唯一的大路，就是前清左宗棠平回後所築造的，路寬四五丈，縱貫中原，由潼關通出玉門關。路旁種了兩行楊柳，至今樹幹大的有兩三圍抱，雖然嚴冬葉落，可是疏枝聯排，點綴雪野，也就不覺得太過荒涼了。

左宗棠是西北建設的第一人，當年平定回亂之後，興辦實業，交通，學術，西陲盛極一時，而兩行楊柳，更永留紀念。話說當時有一個文士送他一首詩，有兩句說：「新栽楊柳千條綠，今日春風度玉關。」因為唐詩有云：「羌笛無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意思是說西陲荒鄙，不入教化。那位寒士就根據唐詩翻過來，讚左宗棠的楊柳，巧妙而不着痕跡地，把他的軍功政績和教澤，表揚盡致。左侯看了很高興，召寒士爲上賓。善辭令者佔便宜，古今人物誰不愛聽人讚美。

是日行程七十里，暮宿白水村。

廿七

爲了想早些趕到南石窟，晨四時便起行。天亮經過黃村，吃紅棗飯作早餐。中午到涇川。攝瑤池古蹟後，問石窟所在，鄉人都不知，只好向縣政府訪查。

進縣署，見縣長季子英先生，浙江籍的老文人，同時遇駐防的孫震宇旅長。既知我們爲訪古來，堅留住署中。查縣誌知石窟確址。只因天晚不能即去，於是同到附近散步。在文廟坵堆中見南石窟寺殘碑，掃雪細覽，是初魏曹子建所書。縣長答應保全這件古物。

廿八

南石窟之行如願，旅部借馬，結隊出南門，十五里達目的地。涉涇水便到山前。山壁石洞大小成行，連綿十餘里，其中最大的有佛像十餘尊，壁上並有釋迦事蹟浮雕，風格與雲崗絕似，同是六朝遺蹟無疑。可惜年代過久，水成岩沖積層易被剝蝕，塑像多殘缺。其他小窟有洞而無佛，人事摧殘，古物無人注意。數年前有美國安德生探得地址，幾次來盜佛像，末一次被鄉人捉住，結果只賠六十元，而安氏名利兼得何止千百倍。

由南石窟再行十五里，到羅漢洞，佛像修葺失真，多不足觀，可是洞的形

勢很好，峭壁上鑿隧道，諸洞貫連，外開窗穴透光。山前遠望似無物，進去另有洞天，構造巧妙得很。

這天所攝片數不過三四十，量雖不多，而美術和考古上，很有相當價值。回到縣署，縣長特擲石窟寺碑分贈同人，另外親自刻石章一枚見贈，留作紀念。

三十一

繼續行程，七十里至永壽縣。住店室陋無門，地在山坡下，氣候很冷。

是晚除夕，照例想吃一餐，小地方沒有吃處。結果以七毛錢買得兩隻瘦鷄，借飯館爐灶自己燒飯弄菜，居然喝了兩杯白乾。

回到店裏，把蓆子掛在門口遮風，想寫點東西，太冷，還是睡去，不知新年何時來。

一月二日

斜路下，車行很快。早起由五時至十時，五個鐘頭趕七十里而到咸陽。咸陽爲古之名城今之大縣，商店很多。入城穿過街道，看見兩旁店戶張貼新聯，原來此地已實行依陽歷度歲。對聯中有「廢陰歷乃遵陽歷，出舊年而入新年」，「商民樂於市，耕者有其田」，句語頗能脫俗。想不到這座古城却有一番新氣象。

出咸陽，渡渭水，長安大道平坦。經三橋鎮，見阿房宮遺蹟。照地址看，面積不過如普通的宮廷，至於史書所載三個月燒不盡，那是不足信的。或者原意指兵燹期中，三月有餘燼而已。

下午三時到長安，這便是陝西省會，西北第一大城市。位置在驪山之前，渭水之濱，前面一幅平原，有天然的形勢，不愧爲歷代京都，城牆規模與北平相似，馬路寬闊，路旁的溝渠整潔，房宇格式頗勻稱，可是都已陳舊了。古昔的繁華已成過去，政治和經濟的重心早已遷移；時間是無情的東西，造成歷史

興衰的幻影。正是：

「長安帝皇都，千古逐鹿久；

失者當時無，得者今何有！？」

• 四日

最近因爲陝西勦匪，中央軍派來飛機兩架，飛機師張符二君是粵人，同住西北飯店，昨晚晤談，相約乘飛機攝長安風景。今天上午到飛機場，我們四人先後乘機騰空，翔迴半小時，攝了不少照片。長安古都的空中攝影，前此未曾見過。可惜今天陰霾頗厚，只能低飛，過高恐不清楚。

下午繼續訪攝古蹟，以城內碑林最有特點。古碑數百集合陳列，最古的是周碑，而柳公權的玄祕塔，顏真卿的多寶塔，和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都是膾炙人口的。可惜刻碑的美術非攝影所能表現。購榻本數種爲紀念。

晚上回到旅舍，知凌鴻勛先生到來，凌爲前交通大學校長，現主持鐵路展

築工程。晤談後對於湘粵交通現況較爲詳悉。至於明天華山之行，據說山徑積雪不能上，我們打算無論如何到山下看過才定。

五日

由此往潼關每日有長途汽車，可是沿途不便停留。利通汽車公司杜紹周經理，爲了贊助原故，特開專車送我們東行。晨八時出長安，二十里到臨潼，縣城外驪山下有華清池溫泉，那便是楊貴妃出浴處，現在利用泉水設備精美的浴室，我們購券入浴，一洗旅途的困頓。磁池潔淨，泉水活流而澄清，溫度適體，却沒有硫磺氣味。

下午一時到華陰廟，離潼關還有四十里，我們爲了要上西嶽，在此停車。先到兵工廠，那便是華陰廟的故址，參觀後，駛車至太華山下的玉泉院住宿，以便明早登山。日來那道院正爲勦匪犧牲的岳西峯師長公祭，院中住處人將滿，我們得招待於一室。

傍晚散步於山麓，翠竹清溪，頗有江南色彩。道院之左有『無憂亭』，前栽四棵無憂樹，那種樹生來就是空心的，不能成材，因為無用的原故，不愁人們斫伐，所以叫做無憂。『明哲保身』是教人甯為廢物以求存，不作任何的犧牲。其實犧牲往往是不死，而生存未必就無憂。

人人欲保其身，民族陷於淪亡；人人想做一棵無憂樹，結果造成一個憂患之林。

六日

登太華山，先坐椅子式的肩輿到半山的青柯坪，經過希夷峽，沙羅坪，毛女洞，風景漸覺雄險，幾處要下轎步行。青柯坪以上就不能坐轎。迎頭一幅『回心石』，意謂遊人多半到此不敢再進。我們鼓勇攀登，愈上而景愈奇。千尺壚，百尺崖，都是峻峭的石壁，鑿有兩行小窩容脚尖，垂着鐵鍊讓人雙手揉上去。過這兩險便到北峯。再上閻皇廟，蒼龍嶺，小徑凌空，下臨無地，這段的

風景可說是華山的精華。由中峯東峯而登南峯，便到絕頂。計由青柯坪到山頂，我們走了二十里，素稱艱險的路程，加以積雪，情形可想而知了。到山頂時天色已晚，借宿道院中。

七日

折向西峯？下山，居高俯瞰，羣峯環拱，古松朝霧襯托，雄壯而悠逸，雖然不是神仙境界，可也不能叫做凡間罷。下山依原路，冰雪滑處，步履較上山時更險。除攝影外不歇步，費不多時回到青柯坪。午餐後坐轎子回到山下的玉泉院。

華山風景，可信爲五嶽之首。爲了值得攝影之處很多，我們上下兩日竟攝了二百餘片。

下午五點鐘乘汽車往潼關，路程五十里，照算一個鐘頭可到。可是中途駁車失慎，機件修理耽誤多時，趕到潼關火車站時，夜車剛開了三分鐘。事無可

奈，只好進城去過夜。

九日

天未亮便到洛陽，下車進旅館。黎明雇人力車往龍門。地點離車站約三十里，伊水之濱，鑿山爲窟，大小洞穴不計其數，粗細石刻，都是魏唐時代的遺作。石質很堅硬，宜於細雕，是以精彩不在巨像，而在壁間細部浮雕。這便是與雲崗及南石窟比較的分別。龍門石質既堅，風雨剝蝕的影響很少，可是塑像多被偷鑿摧殘，陳果夫氏所謂『滿山都是佛，可惜佛無頭』，就是指這地方了。

攝畢歸來，到車站查問嵩山路程，得知入冬以來，土匪爲患不能行，不得已留待他日補攝。決定明朝赴鄭州轉下漢口。因爲漢口是此行的第二大站，片藥之添配，機件之修理，都要到那裏辦妥。同時我因爲離開公司幾個月，關於良友報和其他問題有須討論，是以和經理相約在漢口會面。

十二

華北緊急，軍事的影響，平漢交通阻滯。今晨二時才到漢口，照定表遲誤了九小時，特別快車竟變特別慢車了。

到湖北路良友公司，拆閱函電，知時局風聲中，經理不便遠離上海，只得要我返滬一行。攝影團現在到了工作便利的地區，個人暫時離開亦無不可，於是覆電明日東歸，一方面在見平漢路委員長何競武先生之後，規定在我返滬的期間，張和司徒兩君上山西五台山等處攝影，歐陽君爲底片整理事和我同回上海去。

是日下午還有忙碌的，就是五百餘張底片急待沖洗，啓新照相館主人過志毅先生聽聞我們到了便來相晤，欣然讓出他館裏的黑房幫忙沖洗，並邀餐叙。

晚上覆函件，到兩點鐘就寢。

十五

中午船到南京，在下關上岸，進城內略有接洽，又用長途電話接上海公司談了一會。

晚十時趁京滬特別快車，在睡車室中檢閱日記，以便付刊良友。原來今天是一月十五，出發至今整整四個月了。四月前的今日又是在京滬車中，原定全國行程完了才返上海，料不到現在又快與滬上同事作短期相見。數日後繼續遠行，往下情形，下期再告讀者罷。

湘粵途中

公路的行程

自從攝影團由河南到漢口，我個人爲公司的事回上海，並上平津榆關一行，耽擱二十多天。那期間團中各同事一面在山西湖南境內工作，仍回漢口候我。我曾有意思電邀他們返滬，同由海道南下閩粵。後來感覺湘粵陸路是貫通南北的要道，近年正在開築建設，情形知者尙少，我們應該注意。於是我重到漢口，聯同陸路南下湘粵。

由漢口渡長江至武昌，由武昌乘粵漢火車，一夜到長沙。粵漢北段止於此，南段一端在韶關，中間距離九百餘里爲未成路線。這九百多里大部分已有汽車路，一小段要乘肩輿和民船。

在長沙，訪晤同鄉張文德先生，詢問路線詳情。恰巧當時坐談所在的南國酒家菜譜小冊子裏，有幾頁附印湘粵交通指南，勸旅居湘鄂的粵人回鄉不必繞道上海，同時注明陸路的方便。現在把途程轉述，供旅客切實的參考。

▲第一天 長途汽車上午八時由長沙站開，下午二時半到衡陽，路程三百十五華里，車票價五元四角。（是晚宜過江住湘粵旅館）

▲第二天 由衡陽江東岸站乘長途汽車，上午八點開，下午三點到宜章，三百三十三里，票價六元三角五分。

▲第三天 由宜章至砭石，湘粵交界，路長不過三十五里，只因山多未有公路，須雇肩輿，每乘價約二元五角。約四小時到砭石。倘春夏水漲，

可即日乘船趕往樂昌，否則宿一夜。

▲第四天 乘北江民船順流而下，沿岸風景很好。船行的快慢因江水淺漲而定，快者三四小時，慢者七八點。搭船每客二三元，包船每隻約二十元。到樂昌後，下午三點鐘有汽車往韶關，九十餘里二小時可到。

▲第五天 粵漢車由韶關上午八點開，下午五時到廣州。不分等，票價三元七角。

上列的路線，照我們經驗，可謂不困難，却未能稱爲便利。與繞道上海比較，冬季晝短，每日行程不多，時日節省有限。旅費方面，行李多反不如輪船經濟。最大缺點汽車各段不銜接，往往下午二、三點鐘到一地點就要停待次日再行，在游覽者還好，趕路就嫌廢時。將來鐵路展築完妥，粵漢中段接成，交通才得稱爲便利。

我們知道華北華東各海口，常受外力威脅。將來中國實業和軍事，都以西

南西北大陸爲根據。粵漢爲西南交通的幹線，其重要自不待言。聞說近來已指定款項積極籌備建築了。我們經過村鎮亦見有測量隊辦事處的標貼。據鄉人說歷來每年都有測量隊來的，可見中國對於計劃很是講究的。

公路的工程比鐵道較易舉辦，收效迅速，湖南在這一項的建設可以誇耀於各省的。已成各線，計二千餘里，路基與橋樑都很穩妥，闊度斜度勻整，各站停車處頗有鐵路車站的規模。

築路成功了。西南諸省公路落成日多。交通運輸問題彷彿解決了嗎？不，問題多着哩。

有人快活有人愁（平民生計問題）

公路鐵道開成，汽車火車便利，人民就皆大歡喜了嗎？未必，並且有人在發愁。

由坪石到樂昌一段未通車，我們雇船。那把舵的船主和我閒談，問道：

「先生，你可知道這段粵漢鐵路幾時通車呢？」

「快了吧。」我答。

船主皺眉點點頭：「唔，快了。火車一通我們的生意也就完了。」

「那不用急，說快也得三五年罷。這段路山多工程大得很。」

「築路開工我們就不能行船了，聽說整天放炸藥炸山，石頭飛下河中很危險。」

「不致於阻斷行船的。」我安慰他。同時，想起有一位鐵路工程師說，前二十多年他有一次被鄉人圍住喊打，理由是「鐵路築成之後，我們東邊的牛怎能跨過西邊去耕田？」

那船戶並不十分反對火車，也許默認火車是終須通行的。「到時再作打算。」他自慰地說着劃火柴吸煙。而眉頭畢竟有點皺，顯然希望火車遲通，最

好就不通。

由衡陽到宜章途中，在汽車中望見公路旁邊的舊路上，挑夫來往不絕。記得小的時候住在廣東北部，每天看見湖南挑夫千百成羣的來往，下的一担油，上的一担鹽，情景是終年不改的。現在公路通車了，爲什麼仍用人力挑運呢？後來打聽，才知道爲這問題已有不少糾紛，因爲挑夫們和一部分軍隊反對汽車運鹽。理由很簡單：他們都要吃飯。路局對他們理論，他們答：「幾百年來我們挑担相安，你們現在要打破我們的飯碗，還說什麼進步改良？」

不但湖南如此。記得前年良友報發表過一張時事照片，杭州的人力車夫把公共汽車推下西湖。然而後來汽車是通行的，大概因爲當地人力車夫的飯碗與軍隊無關。

事例不用多舉，我們都明白，現在的新建設，利益不能及於民衆身上，反增他們負擔與痛苦。雖然，痛苦是改革時所必受，拆平民房屋開馬路絕對不是

壞事，如果同時設法使拆屋之後平民另得安居，並使同感馬路的便利。反對火車與汽車的平民，並非喜歡做苦力；然而不做苦力又做什麼？難道他們敢望坐車嗎？或勸他們：「大家犧牲建設，將來國家富強人民都享福。」聽者一部分不懂；一部分懂了，覺得那句話似聽熟而同時似奇聞，終於覺得十雀在樹不如一雀在手。

饑者不擇食。曾經一位勦匪軍隊中的朋友告訴我，在前線開火時許多鄉人跟來拾彈壳，驅逐他們一會又來。彈壳每隻只能賣兩個銅板，而他們置身彈雨中去博取，因為他們想未必就死。我又記得，在北平有一次，一個人力車夫拉到半途放下來，詭稱不識路要加錢，我平淡地對他說：「你拉到地點多要幾個錢是行的，現在來這一套，誰高興多給你？不現實是很壞的。」他聽了驟然從誠實的心說出一句：「先生，我知道是壞的，都是爲了窮。」

窮，就會不講道理，有時會做出比拾彈壳更險，比推汽車落湖更凶的事。

生計恐慌的平民，是建設途中的大阻礙；而建設若不利及大多數民衆的生計，又何貴乎建設。

煤汽車之研究（原料國產問題）

偶見一本刊物裏說：「中國公路多則汽車多，汽車多則國快亡。」這自然從消極說，意思是「如果中國不設法造汽車及產燃料，不斷的向外國買，必至窮而破產。」

買汽車價目有定，汽油才是無底的銷耗。玩攝影的朋友都說現在底片貴，買機容易養機難。我們賺銀錢去買金貨，以十八世紀生產，博廿一世紀的享受。這種交換是大大吃虧的，個人不覺，全體可驚。如果中國汽車飛機發達下去，中國人連吃飯的錢都要送進亞細亞德士古老關的腰包去了。

貴還不要緊，自己沒有出產，來源有斷絕的危險。歐戰時，法國汽油缺

乏，運輸困難，首相克理孟索致函向美總統威爾遜乞援，至謂汽油與戰士的血有同樣價值。如果將來世界大戰一起，中國就有錢亦無買處。汽車無油尚可做甘肅辦法用牛拉，飛機呢，難道當作紙鳶借風放上天空嗎？

據說從前中國兵工廠需用多量硝酸，多從日本買來。因為買來比自製便宜。日本大廠，太平無事，把出品平沽幫補開銷，一旦戰事發生停止賣出，自己不用趕工已夠用，而中國就有臨渴掘井之苦，那是又麻雀扣中章濟已制彼的毒計。所以汽油或其他重要物品，靠人供給無論貴賤都很危險，非自求出產不可。不但戰時如此，就平日工業交通，動力燃料問題已很重要。油礦一時未能開成之前，最低限度也要找一種土產的替代品。現在就有人在研究，而燒木炭的汽車已試行有效了。

煤汽車的構造，引擎部分與普通汽車同，所分別的，把油箱除去，另裝上「煤氣發生爐」和濾汽的「清潔器」。爐中燒煤或木炭。發生煤氣，經過濾淨而輸

入引擎，替代汽油的作用。這原理並非現在發明，而湘省建設廳實施的研究就是柳敏和向德二君的成績。最近仍在試驗改良中，而大致已經成就了。

據我們試乘和技師的解釋，結果很稱意。載客量和行車速率兩點，比得上汽油長途汽車。燃料省費更足滿意。動力之供給，汽油一加侖約等於木炭十磅。就湖南而言，十磅木炭價格，低者值洋六分，昂者一角八分。與每加侖需洋一元四角的汽油相較，低者爲一與廿四之比，昂者爲一與八之比。以全國而言，如果所有三萬多輛汽車都改用炭質燃料，而將木炭石炭平均估價每石一元四角，那麼，每年五百萬元之土產，就可以抵制五千萬元的汽油輸入了。

當然，燒炭無論如何不及汽油的便當。這是退一步的辦法，「針無兩頭利」，計其經濟，稍爲廢事一點是很值得的，何況還可加以改良呢。

煤汽之外，還有酒精亦在研究中。酒精雖比汽油貴，可是製造比採礦有把握。飛機不使用炭，有酒精則燃料亦不必仰給外國。

解決燃料問題，飛機汽車和公路才得其用。至於機件未能自造，落後者不容易趕上。雖然實在太慢，中國畢竟是在前進的路上走着。

桂遊日誌

四月五日

輪船沿西江上，駛進廣西省境。下午一時泊梧州，記得十多年前曾游此地，可是建築物面目改新，不能辨認了。登岸到大中路良友公司找嚮導，先上白雲山，一名北山公園，也就是梧市的植林區。是日適值清明，山邊墳墓多經修飾，趁着有童子軍春假野宿的營幕。路上又遇見好些灰布軍裝的青年，原來是廣西大學的學生，裝束與普通兵士無異。桂省厲行軍事訓練，同時養成儉樸精神，教育方針如此，踏上民族自救的出發點了。我們沿着斜路，步登山頂，

到中山紀念堂。該堂建築費不過八萬，而外觀和實用能夠兼顧，頗覺可貴。俯瞰灘水與西江匯合處，水色青黃交並，故有鴛江之稱。繞山而下，經省立第二中學，第一女師等校，一一攝照。回到市中，天色已晚。對河廣西大學和硫酸廠，俟歸途再經梧州時才去參觀，目下不必逗留。晚飯後下電船，預備早晨開往貴縣。

六日

西行逆流，水急灘多，電船總算穩定前進。兩岸土坡平衍，沒有特殊風景。舟中除閱書報外，乘閒彙抄數月來沿途友人的通信處。

七日

昨夜船泊桂平，可惜不能攝影。今晨繼續航行，多少見些奇峻的山峯。同事張和司徒兩君出船頭找景片，我在艙裏略寫筆記。又應廣州青年會之約，把日前演講的話追記供給會刊。街邊孩子常言道：「君子動口不動手」，話說了還

要動手(寫)，青年會要我做小人就是。

下午四時到貴縣，離船踏上鐘筏、登樓便是旅館。鐘筏之構造為蓋有板房的浮碼頭，西江的水漲消無定，利用浮筏才不受江水起落的影響。此間氣候已近夏，天晴更覺日落遲。當下就渡江往攝南山名勝，高峯各不相連的在平地豎起，這是桂省山形的特徵。

八日

由貴縣到南寧，電船原可通達，我們求便捷轉乘汽車。公路計程四百餘里，汽車約須六小時，票價每人十二元六角，廣西車費可算昂貴，運輸的便利，目下還未能普遍享受。早晨七時半啓行，九時過賓陽縣，那便是中華平民教育促進運動桂省的實驗區。在縣城外四五里的蘆圩停歇，早餐後繼續行程，十二時半到南甯。出外觀覽市况，舊式狹街多於馬路，聞桂省當局鑒於農村凋落，建設方針在推進交通教育而不專注於都市。出城渡河游西園，花木頗多。

歸來遞片致政府機關，以備訪見人物。

九日

要想知道一省的概況，單憑自己觀察未免散碎，因此我們訪問統計局，找些有系統的解答。這天是星期日，料想機關休息，只望得見負責人談談。可是到局裏就完全忘記是星期日，因為全部職員三十餘人照常忙着辦公。楊局長綽綽既知我們來意，欣然着分科主任代檢各種圖表，如全省的人口，財政，教育，特產等等統計，這些答案，都是我們惺惺旅行者不及調查的。楊局長並說該局成立不過九個月，還未刊出現成的印件，現在編一冊年鑑，同時積極訓練人才增加工作，務使將來若有人來問本省情形，不論巨細都能奉答。接着領往參觀辦事處和職員宿舍，使人覺得那是一間學校而不像機關，細微處如壁上掛着數十人的毛巾漱口盅，整齊劃一成圖案。職員都是三十歲以下的男女，顯然以工作為興趣，末了參觀他們工餘自闢的小花園，楊氏指着園中幾顆大樹說：

「園子開成同事歎無樹，我叫大家去硬搬幾顆來，果然種生了。」他接着說：「在我們這機關裏不許人說『沒有辦法』，辦得好不好是另一問題，辦法是必定有的！」

中午，應白副總司令（健生）和黃主席（旭初）的邀約，宴叙於省政府，得晤當局人物，但李總司令（德鄰）離桂赴粵未晤。樸素沉靜的省主席，倘在街上遇見儘會當他是一位小學教員，他緘默聽完別人發問，然後細聲作答。談了一會，白司令進來，這身材高安的漢子就是中國現代一位名將。經介紹彼此道及難得機會在此相見。席間談話中，比較重要的第一是關於民團，我問：

「貴省前年對於民團組織，有三年訓練壯了一百萬人的計劃，請問能否依程序實現？」

白氏答：「不但依程序實現，我們更感到外侮日迫，軍備應比原定計劃加速進行。經好些試驗和改良，民團組織成效漸著，正式軍隊也就每年裁減了。」

照此施行，十年內廣西壯丁完全軍隊化，武力成爲民衆的武力。同時本省有四個高中一個大學，學生都受充分的軍事訓練，將來畢業可調充民團長官。這樣「寓兵於團，寓將於校」，這便是民衆武力的方案了。」

「徵兵制度多少帶有強壓性質，請問鄉民和學生態度如何？」

「起初鄉民頗有反感，更不願担負餉項；後來他們漸漸見到民團對治安的效果，而且餉項已由政府供給，現在組織絕少阻礙。學生方面起初當然也覺吃力，可是一方面使他們了解責任，一方面嚴厲執行，現在也就習慣成自然了。總之，古語有一句說：『民不可以慮始而可以樂成』，在幼稚時代事事要人如意是不行的。」白氏答了所問，繼續說：「誰不想做安閒人，可是既欲愛國而不肯克苦負責是謂自欺。救國計劃很多，但任何計劃都要有人然後成事，如果有人而沒有組織沒有訓練，雖多亦不能發生效力。今日如不切實從事組織訓練，大家大言殺到東京，豈不是笑煞人的事！是以民衆武備不但廣西要辦，

各省也得要辦，將來隨時可調幾千萬雄兵，然後可談救亡。」

「先生是將軍，自然認清治軍重要；現在民團既成民衆惟一的組織，請問曾否利用這組織推行生計和其他知識教育？」

「有，比如識字運動，就採用中華平民教育會所的訂千字課；生計方面，由農林試驗場試出佳種頒發各縣。」接着，作結語說：「要做的事太多，能得多些人才和錢財就好了。」

以上所記，就可代表桂省負責人發表意見的談話了。其他有些閒談亦足一記，即如席間有自貴州來的某君稱道主席和司令都布衣布鞋。白氏說「那不過環境使然，廣西窮了我們只配穿這些。」某君又謂如果廣西山石變成土敏土，可以修好公路。白氏笑說「變？變成黃金不更好嗎？」我插嘴道：「如果山石都變金，徒然搗亂金融罷。」白氏申辯說：「未必，如果在美國——煤油大王還未自足的美國——金多足以搗亂；如果像蘇俄一般，黃金不是個人私有物，就多

多亦無害。」

末了，爲別項會議到時候，各人留影而散。影機前的白氏的精神，絕看不出昨夜通宵未眠。（回寓後閱報，知白氏昨夜親督軍校學生演習夜行軍，大隊偷行過街道無人驚覺云）。

十日

南甯雖是省會，採攝材料不多，昨天下午把應到的地方到了，決定今晨往柳州去。公路汽車很便，路線仍經賓陽，折向北，至遷江渡河，經忻城馬平兩縣，下午三時到柳州，停縣城對岸入民生旅店。電話致航空處友人張爲臬君，不一會到來相晤，就在附近散步，商擬明日訪攝地點。晚上渡河到柳城，張君招飲於安樂酒家，並邀黎君國培來叙。兩君都是中學時級友，如今一在航空處任隊長，一任機械廠長。回首十年，西窗舊話如昨日事；異地相逢，杯酒不辭。

十一日

張黎二君領導，先參觀機械廠，規模雖不很大，佈置頗有秩序。工作以翻沙鑄鉄和修理機件爲主，另有新辦特堪注意的，是裝造飛機。除發動機等要件購自外國，機身大部分可以自製，成本可減五分之一，這是近日提倡空防徵購飛機所應注意。

接着參觀酒精製造廠，廠中所裝新式機器，用人工極少，設置的整齊潔淨。在各省工廠看來，可算少見，火酒出品有百分九十六的火酒和百分九十八的酒精。酒精的用途在工業醫藥上佔很重要位置，出品自然求過於供。現在所用原料是糖蔗液，手續簡便，可是一來成本較重，二來容用工人太少，對中國經濟環境未盡適應，將來如果實行用薯和玉蜀黍爲原料，不但成本輕而多養工人，同時可以鼓勵附近種植，並且利用酒糟約計可養豬五千頭，雞數更多。這樣一個工廠連帶提攜農事，就工盡其利物盡其用了。

由酒精廠到農林試驗場路不很遠，並有機械廠汽車借乘，不一會便到了。場址在山谷平原中，廣約三千畝。入場道路兩旁並植有加利樹，這種樹在南中國每個農林試驗場都看見，亦常見推用於公路，皆因幹修葉茂，栽秧雖難，一經移植長成很易。場內花木種類頗多，集省內農作品加以研究，聞最近栽成蔗秧很多，分發各縣推廣。場中有建築物六間，分設化學試驗和儲藏動植標本物之用。

農場對過的山上，最近利用溪流水力裝置電力發動機。只因路遠而且工程初起故未往觀。水力發電廠在蘇俄五年計劃中收效很大，現代工業趨勢漸不採用各自燒煤的舊法。據地質學家調查廣西煤礦不豐，將來利用水電必多。

出農場折回航空處。總務科長陳善君領導參觀，說及林處長赴香港送殯，因為訓練主任美國教官某失慎墜死，可嘆凡事不可恃經驗而疏忽啊！接着同往飛行場參觀學生練習，多能單獨駕駛。最後由教官駕駛，載我們飛升空中攝柳

城的鳥瞰風景。據以往經驗，我攜帶的小型「Leica」快鏡最合空中攝影之用，體積小既不礙風動，片質又特宜於放大。在空中飛翔約半小時，見柳城形勢天險，U字形的柳江圍住三面，附近高山環抱，桂省有意定此爲省會，非無原最故。美觀的柳江深綠的水上浮着一排排淺黃色的木材，看見了聯想起柳州棺材是有名的。所謂「生在蘇州，着在杭州，食在廣州，死在柳州」。如今懸命空際，偶一失慎，何難像那美籍教官死在柳州。不過一想到生死問題，我就相信有命運存在。一個人未該死，飛機上翻幾個筋斗精神百倍；應死時躲在牀上亦避不脫。你說飛機危險嗎？牀鋪比飛機危險得多哩，不信試統計一下，世上死去的人，死在飛機上的多呢，還是死在牀上多！

空中下來時，不過下午三點鐘。離機場，遊江邊的立魚峯，這是柳州名勝的代表。渡江走過柳城的街道，訪攝學校和公園，見柳子厚衣冠塚，天色也就近晚了。這一天多得當地友人的引助，時間絕無虛費，天氣又好，一天內竟攝

獲二百多張各類的照片。晚上陳科長設宴招待，席間大半會飛的朋友，戎裝青年多豪興，賓主盡歡而散。

十二日

陰雨。早起雇汽車往桂林。車行百餘里機件發病，司機修理耽誤多時不得要領，我意原因是早上添汽油時雨水洒入油罈，滲雜致礙燃燒，果然據此治理而繼續行駛。雨濕路滑車開不快，加以沿途有七處要船載渡河，以里數計與由邕赴柳差不多，需時却多三分之一。下午二時經過荔蒲，產芋有名的地方。到這裏漸入佳境，只見羣峯迎人，近濃遠淡，滿目是天然的山水畫。到陽朔，峯巒更奇，有像雷峯塔，有成牛角形，真可謂豈有此理。往常誹責中國古畫山水幻造，看了這些覺得多少是有由來。微雨霏霏，閒雲出岫，對這情景頗欲作詩而苦不得佳句。近桂林時雨愈大景色愈模糊，愈好看愈難攝，心裏忽然有點畫興，可是那種神妙的意韻大畫家尙難寫出，何況我這生手的素人（玩家）呢；

雖曰自己遣興，然而把甲稱天下的風景書壞了，於心何忍？於是乎攝影「有得」，作詩「有成」，繪畫「有制」。糊裏糊塗地車進桂林城了。

十三日

春雨綿綿，直到午刻才稍減。持介紹信訪林君桂鴻，得他欣然作嚮導，當下就冒雨到中山公園，那便是王宮故址，獨秀峯就在園中。原本像這樣的山峯在桂林並不希罕，只因位在城中可貴而著名。出王城北行四五里，到風洞山（即疊綵山）。磷殉的石岩上，長着疏散的竹木，把破舊的樓台，掩飾成趣。我們先登洞前的虞山南薰亭，得以眺望四方。那時雨歇天青，西望灑水碧如玉帶，南望遠山，若象鼻，若鬥鷄，層層擺在眼前。東望老人峯等處羣山高亢，成爲天然的壁壘，歷次軍事爭持，多少生命丟在那裏。再望脚下，見桂林全城，我們就在這位置攝了幾幅鳥瞰的景片。遊風洞後，沿城基走到伏波山，那時天又作雨，只得回旅舍去。閱報說天雨大慰春耕農人的渴望，却正是掃了我

們的興。同一事物，人間愛惡懸殊，天公實在不易做。

十四日

天晴了，陽光不強也不弱，這是可喜的。早餐後，出城北行至隱山，寺後石洞中刻老君像，山旁另有五洞，泉水清涼，鄉人利用泉水發長荳芽。回到城裏找林君，同出水東門過浮橋，登對岸穿過狹街，到花橋。橋有九穹，倒影成圓形，古昔工程，雖或無學，而實有術。橋側有馬蹄市，買桂林特產學齋。北行二三里，到普陀山，穿過寺院到七星岩。點火把三枝進去，岩內石乳，形狀頗有可觀，走了二十分鐘，通出南端洞口。行約一里，到月牙山，在山寺飛霞閣上休息。折過山背，見龍隱洞，回渡浮橋，到象鼻山，形如象鼻，名實相稱。桂林名勝大致攝遍了，回旅館託林君雇船明日南下。林君挽留多游幾天，說我們日來嚶嚶工作未領略休游意味，可不辜負名山？然而我們行程不欲更改，回想數月來狂過好些名勝，照片到手，不謝而去，俗人業重，不免見笑。

於山靈了。

十五日

這時節灘江春水未漲，民船由桂林到平樂須時兩日。我們雇船順流而下，坐船蓬上，溜覽兩岸山景，深覺真正好山不在桂林，沿江無名的多極峻秀，無奈生不近城，竟讓平凡的獨秀峯名揚海內。如果灘江羣峯變成中國文人，想必作詩大發在野的牢騷了。是日舟程九十里，停泊興坪過夜。

十六日

黎明繼續行船，仍有許多好山，到陽朔上岸逛了兩點鐘。兩日沿江所攝風景，比在桂林更多。行程無阻，下午四時到平樂。由此有電船通梧州，我們便離民船暫住旅店。

十七日

電船改遲明日開行，平樂地方又無特別可觀，在旅店整理照片。晚飯後下

船去，以便明早開行。

十八日

灘江的電船，與前次由梧赴貴所乘的相似。水流比平樂上游平坦許多，淺灘可也不少。在夏天水滿六七个鐘頭可到，現在一天不能。沿岸風景平凡，船中閱書過日。夜泊良豐……

十九日

繼續航程，漸見江水黃濁，因為連日下雨，支流湧出不少淤泥。中午船到梧州，別來十餘日，驚覺樹木葉濃而變深綠，南國之春，是充滿生氣的。入旅館沐浴後，渡河參觀廣西大學，農科教授友人熊君襄龍領路。校址佔山半座，形勢與武漢大學相似。現設工科，理科，農科。男生約五百，女生三十餘。校風勤儉，軍事訓練很嚴。見校長馬君武博士，並約明天參觀硫酸廠，因馬博士兼任廠長。參觀完，熊君留晚膳閒談，回去梧州市，時已深夜，未遑河遠望對

岸燈火如星。夜之心何其仁厚，她把人間塵污隱藏掉，顯揚點點光明。

二十日

上午十時與馬博士乘電船到硫酸廠，用了兩個鐘頭工夫，把廠內各機順序觀攝，該廠成立於民國十八年，至今國內還是獨有。所用原料是廣東英德出產的磺鐵礦，每天化礦五噸，製出硫酸七噸，主要銷場在廣州。廣州一地每日需用硫酸約四十噸，可見國產求過於供了。硫酸在工業上用途很大，將來建設和軍備，需用更多。

從硫酸廠回來，電船經過廣西大學的林場。馬博士邀去參觀。上岸來回走了五六里，所見樹秧，以松爲多。一路走着，馬博士閒話多牽及農礦。在中國學術界，提起馬君武大家都知道。可是他那曳杖田邊的鄉老神態，見者不會想學貫中西。他的眉頭雖然整天是皺着，其實談話很開逸。走着時指路邊植物講及好些散碎的常識，卽如松樹在南方十年成材可伐，在華北却要三十年；苦蓮

樹木質有用而生長快，並且幼時雖或折斷亦不致枯死。他指着遠山說：「你看那些地都丟荒着，我們的鄉下人太懶了。」

我說道：「廣西省北部有大森林，巨木成材無人用，甚至竹林有太密擠死而腐爛的，絲意思又怎樣？」

「竹多腐了，總好過丟荒地土，最低限度可肥土質防水災。」他答，「當然治安交通日加整理，而造林那有疑議？」

我又問及：硫酸既略有出品，而工業交通需用更多的汽油，又怎麼辦。

「開礦，」他答，「中國有出產，只要開採就是。熱河有極豐美的煤層和煤油礦，因此日本急於佔奪。我們沒有用的地方，到人手裏就有大用。」他略歇搖頭續說「三十多年前旅順垂手而失，今日熱河亦然。幾十年中國還是一個樣子！」

接着他解釋大學生軍事訓練雖吃苦些，却是不得不如此的事。學生與普通

兵士不同，他們服從之外，更得明所以然。

歸途經過鄉人的桑田，見桑葉和桑子都老了。據馬博士說才知原本附近都是桑田，自絲業落跌價，鄉人便改種瓜菜，剩下未鏟的桑田葉子沒有用。

我戲言「恐怕他們種桑子當瓜菜拿去賣吧？」

「種桑而至於收桑子，情形太糟了。」他說着，已走到河邊沙灘。他撥沙看了一會，叫船夫包點回去。我問他有什麼用。他答想化驗看是否有鐵混雜；如果無鐵這沙灘就有價值了。中國只有博山海州幾處的沙不含鐵，製出玻璃純淨無色。劣等玻璃青濁顏色便是鐵質關係。

江邊走了五六里覺得很短，這種閒談的散步，五六里是太短了。

電船回到旅館，檢點行李預備明早離桂返滬。下午沒有什麼地方好去，就把筆記整理。明天便在歸途了，六七月行程覺得很短，日子過得這麼快！

旅行結束

攝影旅行時逾半載，未完路線尚有西南幾省。爲了時間任務關係，決於桂省工作完竣即返上清，其餘未到之處等以後補攝，我們這次旅行就此結束了。

回憶幾個月的旅途中，各地人士給予我們指導招待，工作獲助之處很多。這不單是全人所銘感，更敢代表讀者們致謝的。

同行人員歐陽璞，張沅恆，司徒榮諸君，各司所長，不辭勞苦，此行能有所獲，諸位之力爲多。承編輯部諸同事兼勞，使我得在外做了幾個月旁觀的讀者。至於我的獵影記，當初本想寫詳盡些，結果因爲沿途許多瑣事接洽，時間扯得零碎，所寫不免略嫌散漫。或問此行有什麼概括的感想呢？這一點我覺得還未有盡處。但比較可以答這一問的，是在廣州的一次演講。現在就把那次演

講的話記述于後，做這本「獵影記」的結束。

四月廿一日，在西江輪船上

民間印象

——四月一日在廣州青年會講——

這次兄弟和幾位同事旅行各省，目的是採集各方面的照片，順帶觀察情形，加增出版物的資料。出發至今半年有餘，路程經過十七省。叫我講沿途觀感，頗覺無從說起。倒不如檢些零碎的景物，像幾幅小照片一般拿出來大家看看。就講「民間的印象」。

當我們未出發前，曾徵求各方面對我們工作的獻議。記得一個公共衛生行政機關，叫我們注意民間公共衛生的設施。前不久，在本省一個縣城裏，看見

公安局門前貼出佈告：

收買蒼蠅——每兩十五仙，濕蠅每兩五仙。

那是公共衛生的一種標貼，也就照牠一張相。攝影的時候，旁邊站着一位老頭子，我以為其是局裏的人員，信口問問：「捕蠅來賣的多吧？」老頭子答道：「這倒不得而知，我也是過路的。不過，我以為收得一定不多，因為價錢定得太低了。如果價錢高些，自有人肯早些出來賣。」

我聽了頗為吃驚，但細察老頭子神情並非說笑話。他簡直不知或忘記那佈告標價收買目的是滅蠅，他把滅蠅的手段認為目的了。

滅蠅而至於標價收買，實屬一種苦心，於是我想到了滅蠅運動有許多困難問題。

一，倘若只靠理智宣傳，勸人為公共衛生而滅蠅。結果有紗窗的人家關窗拒毒，知識階級素食防毒。貧賤平民顧不到衛生，於是沒有人動手去滅蠅

了。

二，爲鼓吹貧民動手滅蠅，不能不出錢收買。可是定價太低，窮人一算，不如去捉田雞。（雖然田雞有益於禾稻不宜捉，但目的賣錢管得益和害？）

三，既要收效，就出高價收買罷。果如是，則捕蠅之人必多，或者竟成一種職業。到這田地，蒼蠅就不能滅。因爲捕蠅者決不肯把蒼蠅滅絕，或更如老頭子所說，會睜些出賣。而且，捕蠅之業發達，就有聰明人合股承辦。主辦者坐享其利，僱遣村童去動手捕蠅，不幸受毒霍亂，死的是那班窮小子。於是蒼蠅不能勦滅，其禍反爲顯彰了。

當然，上面一段是姑妄言之的閒話，捕蠅小事那會弄出許多麻煩。可是，諸君，兄弟敢說一句，走遍中國東西南北，都見蒼蠅飛滿民間。

吃草子充饑的西北貧民，每天却要抽鴉片。我們有兩個月的途程每晚投宿人家都見有兩盞以上的烟燈。其他各省半公開或祕密的不計其數。鴉片，不就

是蒼蠅飛佈民間嗎？

我們到內地，往往被當作外國人。言語不通，寫字不懂。只要化散幾個錢，他們就跟着叫老爺。知識缺乏和生活貧苦，這種景況，不就像蒼蠅飛佈嗎？

我們曾到一處因駐兵而居民逃散的村落，投宿一間空屋中。當地駐軍對我們特別客氣，帶我們進逃剩的一家，趕逐老婦和稚子讓出熱的炕床給我們睡。（我們自然藉詞推却）。軍閥時期本屬過去了，而淫威流毒，不就像蒼蠅霍亂一般，佈滿東西南北的民間嗎？

窮，愚，弱，私，連環地漫延着。撲滅解救的方法，沒有單門的捷徑。記得在張家口訪見常替平民說話的馮玉祥先生，問起平民幸福應從何入手。馮先生答先講生產，比如種出蘋果然後教他們洗淨而食以重衛生。話是對的，然而生產兩字就可以單刀直入嗎？蘋果種熟了能保沒有人強摘嗎？或者收獲過豐運輸不去丟賤不夠換衣着。人民幸福的阻力是多方面的，解救也就要整個施行。

因此我們需要政治。「政治」二字直解就是「管理大眾的事」。我們要在統一指導之下，驅除人民的疾苦，像滅蠅運動亟待進行。然能可嘆者有紗窗的人關了紗窗，有知識的煮食防毒，至於標價收買，無論每兩多少錢，結果無濟於事而其害益彰。

然則我們對中國人民幸福的前途只有失望悲觀嗎？我絕不以爲然。十餘省觀察所及，進步的希望，處處有萌芽，實事求是而工作的大有人在。例如我會，在別處談過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就有一班有學識而肯刻苦的人，投身村鄉民間從事偉大的實驗，研究推行基礎改造的具體辦法。這類工作就是一種萌芽，萌芽就是希望。或謂目前國亡無日，談基礎工作無異臨渴掘井；然而臨渴掘井總好過永不掘井。我們中國要打兩場大仗，其一是有聲的，一是無聲的。對外禦侮是當前之急，其目的在保障國內革新改良的機會。如果國內對愚窮弱私四大敵不能克勝，人民幸福依然無着。青年會一向是社會服務的中心，諸君

到來自然是同情者。我們生在這百廢待改的社會，個人發達的機會也許缺乏，服務的機會却多着哩！

服務工作的步驟，那是像農事方法一般的複雜問題。現在轉過來談談土壤，那便是民間的風土人情。康強的民性，就是民族復興的基礎。關於這點，現再舉三兩件小小的印象，來談個人的感想。

記得從湖南入廣東邊境，頭一個地方到的是坪石。偶然在街頭看見牆壁上貼着一幅廣告，寫着（幫襯梁謙益，唔憂有仔激。）我看見這廣東化的廣告，覺得已入廣東了。所謂廣東化，不單指方言；主要者，幽默輕鬆的態度，是廣東各種事業和生活的特徵。又記得去年十九路軍在上海打仗時，我會到前線去逛逛，印象最深的是看見兵士在戰壕裏吹簫。我以為這是中國前途的光明，中國人已由洒淚寫血書進而欣然奮鬥了。愉快是民族彈性的表現，有彈性的民族是活躍的，壓不倒的。

第二個小小的印象，就是橫濬的「擲鵝」。諸位大概都知道，橫濬是離佛山不遠的小村，新春時節有一種特別的風俗，男女老少在路邊擲骰子，五個銅板或二毛銀，連贏若干手就可以博得一隻鵝。當日領我游覽那位朋友告訴我，前不久有一個人連擲連輸，輸了六十多塊錢然後贏得一隻鵝。這個僂子今春在橫濬傳為笑談。可是，我心裏頗羨慕而佩服他，羨慕他捧鵝回家時何等歡喜，佩服他不肯做失敗的人，無論代價如何大。

六十餘元一隻鵝是不上算的；然而「贏」不是「買」。贏字的代價是無數可算的。哥倫布尋得新大陸，是以性命為孤注博來的勝利品。他曾計過上算不上算嗎？他曾望想後世紐約寸金寸土的地價可以分潤幾個Percent嗎？

世上還有許多傻子，用畢生精力去研究一條昆蟲，為考究一種微菌而丟了性命。他們做了不上算的事情，世界因此就進步了。

或者說，哥倫布之流追求目標很大，與擲鵝不可同日語。那麼，我再舉一

件往事罷。前三天廣州各界大巡行，是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諸君可記得從前另有一位陸皓東先生，他和同志們起事失敗，大家趁船逃亡。他忽然想起秘密機關裏掛着一面黨旗忘記藏起，勢將被清奴拿去侮辱。他便離船跑回去把那面旗子藏起來，回頭船已開去，自己就被緝殉難。如今革命彷彿成功了。在今日——拿着算盤去做官的今日，回想當年有爲一面布旗而拚去性命的，比六十元博一隻鵝更不上算。然而革命史中可有更感動人的事嗎？

末了，我再述民間一個很平凡的印象。未到廣州前曾在北江坐了一天船，看見三個船夫蹲在船頭吃飯，吃的有大塊的猪肉和大盤蔬菜。一會兒，船漸漸近湍急的灘頭，船夫也把飯菜吃完，放下碗箸站起來，拿起粗勁的竹竿向灘頭支撐，雙腳牢牢地站着。船夫——那麼平凡的國民——並非有心做我們的模範，但我却希望自己能夠像他們一樣的——「放開肚皮吃飯，踏實腳跟做人」！我們生在現代，眼見社會百般待改，或致感着無從入手。或者有人對於改

革必然發生的煩擾懷着憂慮和恐怖。這都不是我們的態度，因為我們感覺時代給與我們許多服務的機會，而我們的出發點就是：歡歡喜喜的吃飯，吃菜；着實實地做事，做人。